



85
54



小說彙刊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文學研究會出版

小說彙刊

(創作集二)

文學研究會叢書



3 0528 1862 6

857.6
5047-3

文學研究
會叢書
小說彙刊目錄

雲翳·····	葉紹鈞
義兒·····	前人
飯·····	前人
別·····	朱自清
一個月夜裏的印象·····	盧隱女士
郵差·····	前人
傍晚的來客·····	前人
一個快樂的村莊·····	前人
金丹·····	李之常
一對相愛的·····	前人

這麼小一個洋車夫·····	陳大悲
馬路上底一幕戲·····	前人
哭中的笑聲·····	前人
命命鳥·····	許地山
愛之謎·····	白序之
幻影·····	前人

雲翳

葉紹鈞

「一體」這兩個字，最能說明我們的關係了。五官，四肢，臟腑，筋骨，種種配合而後成一個身體，不能分割。有了頭部，缺得了足麼？有了臟腑，缺得了筋骨麼？我們最好不要題出什麼五官四肢等等名詞來，也不要說這是身體的一部，那是身體的又一部，止是這麽想，這配合完全的是一個身體。你若說，伊是我的妻，我是伊的夫，那就錯了，因為同我們題出名詞，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我們原是一體呀。若是打我一下，兩個都感到痛楚；看伊一眼，兩個都覺得光輝；有思想，就是兩個混合構成的；有行動，就是兩個共同表出的；——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詞可用，說「兩個」「混合」「共同」已經不切於實際了。人家往往說人與人的隔膜，或者朋友兄弟父子之間是有的，我們倆絕對沒有。伊就是我，我就是伊，便是強要同我們分割，有什麼效果呢？

「最可憐的，有許多人自己把一體分割開來。從極微細的事件裏，就可以看出至愚極蠢的自殘的計較。他們硬要講自由，規定兩個的自由權，這一個得到的信，那一個不給代拆，信裏有祕

密麼？自己還要瞞自己麼？他們全不思想，就這麼做了。於是一體分割了。他們反而說，「誰的心裏都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兩個之間，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不滿意，必待容忍才行，「這是自然律，無可逃避。」誰知道造成這自然律的，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止消對於這個所謂自然律全不信仰，認定什麼是一體的意義，他們就有福了。如不信，請看我們。」

小說家孟青同他的夫人異常愛好，他相信夫妻不是兩個獨立的人，夫妻相合才是社會中間一個單位。以上一番議論，是他常常向朋友講的。當朋友問他「你們的愛情究竟到什麼程度？」或是有人談夫妻隔膜的事件的時候，他就開始宣傳他的教義了。他莊重的臉紅漲着，訥訥地說，聲音沈重，欲使每字都注入人的心坎。人家很隨意地嘲笑他，說他是空想之論，天然是兩個人，怎麼能併為一個。縱使理論上說得非常圓滿，實際還是兩體。他就堅毅地答辯，說「這個境界確是有的，你們止須真能體會，使信我言不謬。現在你們駁詰我，你們不是我，不能知道我所體會的，所以無法取信於你們。可是我所說的確是我所體會的。」人家總對他露不信任的笑容，或是故意提起別的話言，以免再事論辯。

孟青作小說很多，大半成於他的寓樓。秋季的一天，窗外的天純作深藍色，大氣融暖，使人起暮春的感覺。瓶裏的羊腸菊雞冠花露出芳春的顏色；羊腸菊的鮮黃的花粉落在桌上，鋪成薄薄的一層，引起孟青浮盪無着的冥想。忽然靈機一轉，他早先搜集的材料，預備作小說的，結構完成了。他就展開稿紙，畢舉寫成以下一篇小說。

*

*

*

*

無論先生學生，差不多是一個樣子，放了假再做功課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似乎平日做功課純是為別人的。於是平日一切慣行的事全變了，周身的細胞都不安定了，結果止獲得一個『無聊』。早上醒來，便想起來吧？更想早起也沒有事，便騎着看帳頂，看了好久好久，以為時間去得很多了，懶懶地坐起來，看着小鐘或是手錶，還不到平日起身的時刻。起身之後，刷一回牙齒延了二十分鐘，洗一回臉延了三十分鐘。對着早餐，似乎並不飢餓，喫他實是多事；但也可以延這麼一二十分鐘，就隨便喫了回到房間裏，坐上久與為伴的椅子，覺得有點奇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適。姑且拿一本書看看罷，看了半行，沒有興味，便翻過幾頁，那知更糟了，第一第二個字便非常

可厭。止得將書擱在一旁，順手提起筆來。寫什麼字呢？隨便從報紙的殘幅，枯黃色的日課表上，看到一字便照寫一字，寫不到幾個，又想這算什麼呢？——於是紙和筆被捐棄了。這時候沒有希望，沒有愉悅，也沒有哀苦，止覺一個廣大無邊的『無聊』包圍於上下四方，如沒入水裏，有掙扎不出的不快之感。

雙十節那一天，學校照例放假。這是個特別的假日，許多學生先生們發狂似地高興，一早起來便升旗，歡呼，布置會場，聯謀聚餐。別的假日總來侵侮他們的，今天是被却退了。但並不完全失敗，他努力地單攻符先生一人，竟得比往日格外勝利，符先生的周圍和內心給他完不佔領了。

符先生早上起來，同別的假日一樣，溫習了一切無聊的舉動；坐在書桌前，覺得更沒有法子可以消耗這連綿悠久的時間。從窗間望出去，走過廊下的人都帶着興奮的笑臉，心想他們有什麼可樂呢？無端地規定了一個日子，大家對於這一日便發生快感，強烈而真摯，這也可說是瘋狂的一類。瘋狂是何等地可憐；但是他們那裏覺悟呢？粗豪雜糅的歌聲作了，接着拍掌歡笑的聲浪起了。符先生聽着，無聊到極點，還是不聽吧？——然而種種聲音偏要刺入他的耳官，一回震盪，便

如周身加一重裹紮。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當得舒服一點；但是刷牙齒，洗臉，看書，寫字都做過了，都沒有效果，不願意再做。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他實在有事可做呢。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成爲慣例，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他想起了便取出信來箋，一壁磨墨，一壁凝想。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動他的視線，使他思想不能集中。他就將窗簾下了。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從這封信裏。他開始寫：

「今天光明的陽光，青蒼的雲天，同昨天一樣。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他們都慶祝佳節呢。他們的面容笑得變了模樣，喉嚨喊得幾乎啞，四肢軀體都浮漲，走路時呈異樣的態度。人家說起來，這何等熱鬧！在我聽着看着，止覺得格外地孤寂。他們和我不相愛，不相了解，他們越熱鬧，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惟有同着你在—起，我就如有了全世界，一切的喜悅和驕傲。」

他寫到這里，心想假若此刻真同伊在一起，就可以却退那個敵寇——「無聊」——麼？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小小的書室裏，和伊默對無言時，也會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信裏的話豈不

是不盡真實了麼？以下又怎麼寫呢？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似空洞，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他這麼想着，覺得這封信沒有寫的必要了。或者換過一張信箋，不要這麼說吧？停一會兒再寫吧？但是他立刻認定所想的都不是。每天必寄的信，怎麼可以忽然間斷？沒有寫的必要當然是不通的話。不這麼說，又怎麼說呢？總覺得對伊這麼說是最應當的。停一會兒寫，此刻做什麼呢？況且遲寄了，伊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豈不累伊等待而失望？於是決意續寫下去。他想到伊昨天來信說起身子有點不爽快，我應得問伊一聲，並且好好地安慰伊。他就續寫：

「你說有點兒不爽快，使我急切地想念。這幾天天氣雖好，早晚總有涼意，你起得早中了寒麼？沒有注意風來的方向，隨意開了窗麼？最使我難受的，就是不知此刻你已佳健了沒有。四百里的相隔，本來算不得什麼，搭乘了火車當晚就可以相見。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課呀！

『若是還是昨天這樣不爽快——是我萬分不願意寫的幾個字——千萬不要容忍，趕快請蘇醫生診治。這不是我的話語，不是我的文字，乃是我的心音。你是愛聽我的心音的，

一定能照我所說的做。若是早已舒適如常——我祝禱的就是這樣——千萬不要努力學畫，一刻也不肯休息。圍裏枇杷樹下，若是天氣晴好的時候，可以多坐一會。在那里看看畫帖，或者諷誦幾首小詩，於你的精神是有益的。菊花想來開得盛了，我很想立刻回家同你一起玩賞呢。」

他寫到這里就停了筆，計算歸期應在何日。後天星期五沒有課，星期六止一課，可以託人代授，自然是後天了。這時候會場裏合唱國歌的聲音起了，一頓再折，愈折愈高，轉入低徐而畢。他聽着歌聲，一壁想起行旅的不便；三點鐘光景的乘車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車座的擁擠，上下的勞頓，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又想，伊有不適，不應當回去看看并且安慰麼？旅程雖然可怕，止得耐着。况且伊何等地盼望着我，若是止說一句空話，我想立刻回家，豈不使伊將疑爲敷衍之詞？他就很堅決地寫下去：

『你是知道的，後天星期五是我可以歸家的日子，我一準乘頭趟車到家。你看到這一句怎樣歡喜，我是全能猜知的。你的心一定笑了，縱使不很爽快，也減去大半了。後天你或者

同上一次一樣，到火車站等我吧？這個我是說不出地歡喜；但是記着，身體有萬分之一的不爽快，就不要走出來，雖然從家裏到火車站是很近。

他擱筆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覺得今天的信太短，止寫了兩張半信箋。往日總寫到四五張呢，這非再寫一點不可。忽然提起筆來，衝動地寫：

『算我現在已到了家，正同你聯坐閒談，豈不有趣？你有趣味濃厚的故事講給我麼？不，我先來告訴你一個有趣味的夢。』

他的筆忽然頓住了，彷彿有什麼力在那里按捺的樣子。他須得考慮一下，那個夢要不要寫上去。於是他將昨夜的夢細密地溫理一回：月色濃厚的花園裏，齊蹠的草花裁成圖案畫的花紋，中間一大堆菊科的花，他也不知其名，但覺美麗得醉心。他坐在花旁涼椅上，全身浴在月光裏。旁邊坐着一個女子，顏容靜美，難以描寫。潔白而鏤花的上衣，露出嫩紅的膚色；且能辨胸部的漲縮。伊同他談話了，談的是美麗的詩歌，名家的繪畫；每一個聲音使他陶醉，每一句話言使他傾倒。他覺得無論同什麼人談話，沒有這回的有意味；人間伴侶的真情，惟有這回才真實地交流呢。他

愉快極了，一切時間空間的觀念都滅，止覺和伊融而爲一，便是個其大無外的實體，莫窮始終的悠久，夢忽然醒了，他不免起一種懊惜之情，一轉念間，便又自慰，這雖是個夢，然究竟有了這樣一個夢了。

他將那個夢溫理完畢，覺得不能夠寫上信去，他以爲自己雖沒有別的心思，夢是自然來的，但給伊知道了或者要引起疑猜，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霧呢？他就想把第三張換過重寫，可是他取出一張空白的信箋時，隨即放下，仍舊在已寫大半的那一張上續寫下去：

「花園裏全被着月色，一切卉木花樹都顯出幽靜淨美的姿態。一個涼椅，在花叢之旁，差不多神仙的座位。我同你並肩坐着，這是何等的樂事呀！你唱新月之歌，又唱那支小鳥，你的聲音柔美極了。我講起組織新村，講起糾集同志，同你我一樣的已有了數十家。你說你能爲新村布置點綴，使他有美術的意味，談了不知多少話，忽聽夜鳥飛鳴，你我才住了口。後來不知怎麼，模模糊糊地記不起了。你昨晚也作這個夢麼？你還記得以後我們怎樣麼？」

第四張已有五行了。他重看才寫的一節，自思這個不誠無關緊要；況且惟有這麼寫才使伊歡喜。決定是這樣了，他不復加以思索。又動筆寫完第四張的餘幅：

「今夜有提燈會，到處都有。他們這種狂熱的感情的舉動，你一定不高興看的。你自有你愛看的東西。他們瘋狂大作的時候，我這封信到你的手裏了。我願你當讀我這封信的時候，得到無上的心底的愉快！你的臉！」

符先生摺疊四張信箋，插入信封，寫了地址，封固了，立刻命僕人投入郵筒。他呆呆地坐着，聽禮堂裏有浮散的多人的語聲，腦子漸漸起麻木的感覺。那個敵寇——「無聊」——又猛烈地進攻了。

*

*

*

*

孟青做完了這篇小說，細密地審讀一過，想付小說雜誌星發表。他忽然想，篇中「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霧呢？」這句話，正可以供此刻的考慮。不要自己却違背了這一句。若把這篇發表，伊是愛讀小說——尤其是我的小說——的，立刻可以讀到篇中寫符

先生的心理，原從觀察他人而得，但是太細密了，伊或者要疑到我自寫心象語？那就糟了，我並沒有這回事，却因一篇小說給伊個引起疑猜的暗示——我對伊不盡出於真誠，我們是一體呀，有一點兒疑猜，便分開了。伊到底要疑猜麼？要，易地以處，我也要……

他想得非常可怕，似乎這篇一發表，一切幸福都犧牲了。於是決定不發表。又想原稿留在行篋裏，將來總有到伊眼前的一天，這仍是個危險，不如把他毀滅了。『擦』的一聲，他手裏的燐寸發火，燒着稿紙，這篇小說終於埋在灰裏和他的心裏。

小說彙刊 巖壑



義兒

葉紹鈞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歷，一葉廢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按在舖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竟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葉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從烟突噴出的烟越塗越多，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屢次這樣，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書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

人家胡鬧。但是他不敢喜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止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畫圖的功課，隨即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却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伊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歡喜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伊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伊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伊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是何等地

傷心，正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着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級烟匣內的畫片，有兩次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小石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伊知道，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挽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伊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支量衣的尺，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臉龐，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不屈的意思。伊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伊沒有法子了，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踏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伊的手就此停了，伊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可是伊的失望的心，因此而疑固。伊相信，兒子是個難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的時候，伊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够，肚子吃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伊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吃。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伊都全然不想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常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就周身不自由起來，好像給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的最少，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狠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是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臉龐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

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樣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伊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他一張，不干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佈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顯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而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免不了點兒惱怒，『你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是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湧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却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給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感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他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義兒隨口地說，却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請教下去罷，時

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麼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鬥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是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湧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而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就；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諷譏的顏色。這是河尋的侮辱呀！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

色微青，堅毅的神采彷彿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爭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能正眼地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在這邊。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門要上呢。』他狠不自然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我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却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學校裏那有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另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重大的激刺，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学，像講述踢球場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定安，有點兒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調議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

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總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著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間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

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鑽進學校就覺得悚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都照着三叔的計畫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樣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寄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到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是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沒有經歷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沈沈忽忽如在夢裏，久長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非常之遠，好似在伊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完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

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麼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并且更爲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飯

葉紹鈞

「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你們的先生呢？」

兩間屋子，已經上了年紀，向前傾斜，如人佝僂的樣子。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這時候正是中秋的天氣，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葉色轉成嫩綠，像是春光裏所見的。平遠的田畝裏，稻穗和稻葉一樣地輕，微風過時，順風偃倒，遂成波紋。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靜穆而秀美。微微聽得犬吠，這真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啊！

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漲，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和河水併了家，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或者說，

「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們很以為奇，有的說，

小說彙刊 飯

『我們種田的，怎會餓死！』

父母說，

『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

有的說，

『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今年就好了。』

父母說，

『誰歡喜糶去，你懂得什麼！』

更有的說，

『我們不要到學校，大家拚命踏水車，把水車了出去就得了。』

父母說，

『車到那裏去呢？河面同田水平了。』

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餓死就在眼前，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們想，

『死像睡眠一樣，模糊而黑暗。若是給他豪住的時候，飯是吃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并且不能動一動，大概給什麼東西縛住，不知幾時才得解開？』

他們想得異常害怕，因為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實在不能料定，然而他一定要來了！他們不自覺地換了平常的態度，似乎互相追趕並沒什麼意思，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低低地講捉蟋蟀的經歷，聲音裏含着驚恐而煩悶的氣息。

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舖；赤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牆角擱着鍋竈瓶罐薪柴等東西，一切埋藏在陰暗裏，不能見真的面目，止從不到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照在地上，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兩間屋子分開，右面一間却光亮得多，兩面都有板窗，現在正開着。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挂着，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屋內更沒別的東西，也擺得不十分齊整。六七個孩子就坐那些椅子上，他們都歪着身子，面對着面，講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聲息很低，講了一會，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便起勁起來。一個孩子拍着桌子高聲說道，

「好一頭大蟋蟀！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這麼一把就給我接住了。以前的三頭都給他咬得要死。他……」

這個當兒，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孩子們瞥見，齊對他看，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他們對於這個人有點兒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們的父母這麼說，

「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量，他在衙門裏出進，時常同縣官講話。」

又說，

「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還怕他。」

他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少許了。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是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這個人走進室內，隨意看了一眼，忽然眉頭一縐，目光四注，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隨着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就是篇首的兩句話。

*

*

*

*

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醃魚，從爛濕的田岸匆匆走來。他瘦削的臉龐紅到頸際；失神的目光時時瞪視他的前路；呼吸異常急促，竟成喘息。原來他已得到了消息，一個婦人告訴他，『你得快一點走，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我剛才看他向學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東柵外。』

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腦際全沒有意念，他兩足的急急搬動，眼睛的頻頻前望，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

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紳士懇切的介紹，才得到學務委員處記個名。一線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得不希望呢？這麼希望了一年，夢裏也不會想到，學務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有事面談。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他把這封信攔了又看好幾回，自信料想不錯，就得趕緊去才是，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酸

怯。

他第三回去的時候，那位學務委員恰在家。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止點着了一邊，上身前俯，保持全體的穩定，他的眼睛本是迷朦的，現在又止顧下注，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斜躺在籐椅子上，右手枕着頭，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不知爲了什麼，總覺吳先生不適於自己的眼光。他神情願的樣子說道，

『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

吳光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覺不安，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呀，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

『是。』

『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我想叫你去——但是，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

『沒有。』吳先生異常懊悔，但問句逼迫着，不由得不得回答。

『那就爲難了！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教員不懂教授法，簡直不會有效果。』

室中靜默了一會。吳先生却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他好容易鼓著一口氣，努力地說道：

『講教授法總該有書，我可以買一本看看，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

『再說罷，』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

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覺得希望的芽是損傷了，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去請託那位紳士，紳士給他寫了一封信，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

『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現在既有這封介紹信，我就任用你了。』

『沒有錯，聽得很清楚，他答應了，』吳先生這麼想，他心裏止覺浮盪，回答不出什麼，他的頭顱却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們辦學的規矩，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

吳先生答應了幾個『是』，便退出來，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一個月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拿到了三塊錢，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

了一張十元的收據。『何以數目不符呢？』他這麼想。自餒和滿足的心使他不致開口便問。『我不是師範生啊！外邊師範生多着呢。六塊錢比較以前的館地優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帶了三塊錢回去。

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回答道，

『他買東西去，買豆腐，買葱。』

有幾個在那裏匿笑。

『不成個樣子，這時候還不回家，』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停了一會，他又問道，

『他天天這樣的麼？』

『天天是這樣，他要吃飯呢，』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

又一個孩子說，

『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

『不要信他，不過……』

一個耳戴銀圈，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兩手空着，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立在黑板之側，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才是，身體向左右搖了幾搖，拱手俯首地招呼。

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冷冷地說，

『上課的時間早到，你此刻才來！』

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可是那裏想得出，他的踟躕不甯的態度引得孩子們吱吱地笑，遮飾是無望了，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

『我去買東西，不料回來得遲了。』

『買東西！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時刻到了，學生都坐在那裏了，却等你買東西？』

『以後不買就是了，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孩子忽然大笑起來，指點著他互相低語道，

『先生不吃東西了，先生不吃東西了。』

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因為他不熱心於教育，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爲此而來的，也就耐著。他站得累了，想得歇一歇，先在一把空椅子面上吹了幾口氣，又鄭重地攪起長褂的後幅，恐怕髒了繃了，然後慢慢地坐下來。他右手支著頭，眉頭微微繃著，却裝做沒事的樣子說，

『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止有這幾個學生，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他見學生這麼少，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爲你的面子計，你得去借十來個孩子來才行——不論那一家，家的孩子都好，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這本不關我的事，和你關切，所以提起一聲。』

他說完了，左手撫靡上脣，像老人搖鬚的樣子，目光注視着吳先生。

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覺得寬鬆了好多；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問了。他止拱手過胸，喃喃地說，

『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

「這不是個很好機會麼？去了兩回沒有遇見，現在他走上門來了。」
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

「上月的……」他才覺得不好意思，便縮住了。

「什麼？」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

「上月的……」吳先生無可奈何，目光不敢對學務委員，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

「你儘管說就是了。」

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只得硬着頭皮說，

「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

「你有什麼用處呢？」

「吃用都等著這一筆錢呢。」

「你剛才不是買了吃的東西回來麼？怎麼還等着？」

「家裏的人——我家裏還有三口，我那得止顧自己，他們等着呢。」

「吃」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的耳官格外地清楚，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却在却被喚醒了。拖大辮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的衣低語道，

「聽見麼，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吃，不然，快要餓死了。」

戴銀圈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斥他道，

「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我們的骨爛了，他肚子還飽漲呢，你偏要亂說！」

「我們一定要餓死，爛骨頭麼？」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他有驚怖的眼光。

「你今天回去就沒有飯吃，明天餓死，後天爛骨頭，爛得像爛泥一樣。」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樣子這麼說。

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他已沈入了神秘恐悚的幻想。

吳先生難過極了，他盼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他們却非但要動，還旁若無人地亂說；對他們看了幾眼，全然沒有效果。孩子們真頑鈍，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暫耐這一刻，吳先生止得

把手一揮，含怒呵斥道，

『靜！』

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槲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略微正身軀，椅子不耐震搖，作咕咕格格格的呼聲。

學務委員放下右手，挺直上體，上眼皮抬一抬表示莊嚴的樣子，說，

『教員不盡職，照例有相當的懲罰，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

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隨手向桌上一擲，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異樣的眼光來，他說。

『這是你應得的，拿了去罷。』

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回事！欲待申辯，不但話是說不出，連思路也沒有。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塊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手心起一種冷而硬的感覺。

小說彙刊
版



別

朱自清

他長久沒有想到伊和八兒了；倘使想到累人的他們，怕只招些煩厭罷。

這一天，他母親寄信給他，說家裏光景不好，已叫人送伊和八兒來了。他吃了一驚，想，「可麻煩哩！」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只得等着。一直幾天，他們沒來，他不由有些焦躁——不屑的焦躁；那藏在煩厭中的期待底情開始搖撼他柔弱的心了。

晚上他接着伊父親信片，說他們明天準來。可是颯了一夜底北風，接着便是紛紛的大雪。他早起從樓上外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將大地裹着；大地怕寒便整個兒縮在氈裏去了。天空靜蕩蕩的，不見一隻鳥兒，只有整千整萬的雪花，鵝毛片似的「白戰着」。他默默地看，心裏盤算，「只怕又來不成了哩！該詛咒的雪，你早不好落，遲不好落，偏選在今天落；不是故意欺負我，不給我做美麼？」——但是信上說來，他們必曉得我在車站接，會教我白跑麼？——我若不去，豈不叫他們失望……」

午飯後雪落得愈緊；他匆匆乘車上車站去。在沒遮擋的月台上，足足喫够一點多鐘底風，火車纔來了。客人們紛紛地上下，小工們忙忙地搬運；一種低緩而嘈雜的聲浪在稠密的空氣中浮沈着。他立在月台上，目不轉睛地看着每個走過他面前的人。走過的都走過了，那裏有伊和八兒底影兒？——連有些像的也無。他不信，走到月台那頭去看，又到出口去看，確是沒有——他想他們一定搭下一班車來了。

一切都如前了。他——祇有他——只在月台上徘徊警察走過，釘了他一眼，他却不理會。車來時，他照樣熱心地去查看每個下車的搭客，但他的努力顯然又落了空。

晚上最後一班車來了，他們終於沒有來，他可惱了；沒精打彩地衝寒冒雪而回——一路上想，「再不接他們了，也別望他們了！」但到了屋裏，便自回心轉意：「這麼大的雪，也難怪他們……得知幾時晴哩？雪住了便可來了罷？落得小些也可動身了罷？」

兩天匆匆過去；雪是一直沒有止。那晚上自在房裏坐，僕人走來說，有人送了一個女人和孩子來了。他詫異地聽着；這於他確是意外——窗外的雪還在落呵。他下樓和他們相見，伊推着八兒說：「看——誰來了？」八兒回頭道：「唔……爸爸。」他沒有說話，只低低叫了聲：「跟我來罷。」

他們到樓上，安頓了東西。伊說前天大雪，伊父親怕八兒凍着，所以沒有來；他教等天晴再走罷。但伊看了兩天，天是一時不會晴的了，老等着，誰耐煩？所以決然動身。他聽了，不開口。他們暫歇了一會。那時他的朋友們都已曉得他的喜事——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類；樓上有好幾個朋友們同住——鬧着來看伊。他逐一介紹了，伊微低着頭向他們鞠躬。他們坐了一會，彼此談着，問了伊些話。伊只用簡單的句子低低地，緩緩地答復。他想，伊大約怕「舊生」的，這時他忽然感著一種隱藏的不安？那不安底情原從他母親信裏捎來，可是他到現在才明白地覺了——其實那時的屋裏所有的於誰都是「舊生」的；誰底生命流裏不會被丟了瓦礫，掀起不安底波痕呢？但丟給他倆的大些，波動自然也有力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於是他們坐坐無聊，都告辭了。他倆顯然覺得有些異樣：這個異樣，教他倆不能即時聯合——他們不會說話，電燈底光確和往日不

同，尤裏一切，自然也都變化。在他倆眼裏，包圍着他們的，都是偶力底漩渦：坐的椅子，面前的桌子，桌上的墨水瓶，瓶裏墨水底每一滴，像都由那些漩渦支持着；漩渦呢，自然是不安和歡樂底交流了。

電燈滅了，一切都寂靜，他們也自睡下，漸漸有些唧唧噥噥底聲音……半夜底話終於將那不安「消毒」了；歡樂瀰漫着他倆間：他倆便這般聯合了，和他們最近的分別前的一秒時一樣。

第二天，他們雇定一個女僕。第三天清早便打發那送的人回去，簡陋而甜蜜的家這樣在那鬆鋪着的沙上築起來了。他照常教他的書。伊願意給他燒飯；伊不歡喜喫公寓裏的飯，也不歡喜他喫；他倆商量底結果，只有由伊自己在房裏燒了。但伊並未做慣這事，孩子又只磨着伊；新地方市場底情形，伊也不熟悉，所以幾天過後，便自懊惱着；但爲他的緣故，終於耐著心，習慣自然了。他有時也嫌房裏充滿廚竈的空氣，又耐聽孩子懶懶的聲音，教他不能讀書；便著了急，只繞著桌子打旋。但走過幾轉，看看正在工作的伊，也只好嘆口氣，諒解伊了。有時他倆却也會因這些事反目；可是照例不能堅持——不是伊，便是他，忍不住先道歉了，那一個也就笑笑。他倆這樣愛着過

活——雖不十分自然——轉眼已是一年些了。

但是有一件可厭的，而不可避的事；伊一個月後便要生產。他倆從不曾伊細想過這個，現在却都愁着。公寓不用說是不便的，他母親信上說，「可以入醫院有我來照料」；父親却甯願伊和八兒回家。他曉得母親是愛遊逛，愛買東西的，來去又要人送——所費必不得少；倘伊家也有人來監產，——一定會有的——那可怎麼辦呢？非百元不可了！其實家裏若能來一女僕，和八兒親熱的，領領他，伊便可安然到醫院去。但他怎好和母親說，不要伊來呢？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他不得不想到怎樣急切地湊着一百元了？可以想到的都已想到；最後——最後了，他的心只能戰戰地答道：「否」——於是一切都完了；他鄭重地告訴伊：「現在只有回去了」為一百元底緣故，他倆不得不暫時賤賣那愛底生活了。

伊忽然一噤，像被鍼刺了那裏，掩着面坐下哭了。八兒正在玩耍，回頭看見，忙跑近伊，搖着伊膝頭，懇求似地望着伊說：「娘，不倘眼淚！」伊毫不理會；孩子臉一苦，哭嚷道：「看不見娘，看不見娘了！」——他呢，却懵騰騰的，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話安慰伊；話可是外說那一句好，便歎歎地看

伊的手搗着的，和八兒淚洗着的臉上；半晌，才嚔嚔着掙出三個字道：「別哭罷！」以下可再說不上來了！正窘着，恰好想起一件事，就撇開了伊們，尋出紙筆，寫信給家裏，叫那回送伊來的再來接伊去。寫好，走出交女僕去發。伊早住了哭癡癡地想：八兒倚着伊不作聲，他悄走近前，拍伊肩頭一下，伊大喫一嚇；看了看是他，微笑說：「剛才真無謂哩！」

第三晚上，孩子睡下了，接的人走進房裏，伊像觸着閃電似的，一縷酸意立時淪淡了。周身底纖維；伊的眼一眨，掌不住要哭了。伊趕快別過臉去，竭力忍住，小聲兒抽咽着；半晌，才好了。他問那人底話，伊只仔仔細細詳着。那人喉底一發聲，頭底一轉動，都能增加伊思想底力量，教伊能够明明白白記起一直以前的事：婆婆怎樣慫恿伊走；伊怎樣忙着整裝；怎樣由那人伴上輪船，火車，八兒怎樣會淘氣；伊怎樣見着父親，最後——怎樣見了他……伊尋着已失的鎖鑰，打開塵封着的記憶底箱，滿眼都流着快樂呵！伊的確忘記了現在，直到他問完話，那人走出去了。於是伊疑一疑神，回復了伊現在的伊；現在使擰着伊的淚囊，伊可再禁不住，祇好聽他橫流了。他也只躺在床上；不敢起來，全不能安慰伊。等到聽得伊確已不哭了，才拿了那半濕的手帕，走過去給伊揩拭在

臉上的淚；又悄悄他說，「後天走罷，明天街上買點東西帶着……」伊嘆口氣，含着淚微微地點頭。那時接的人已經鼾睡；他倆也祇有睡下。

第二天他倆有說有笑的，和平常一樣；但他要伊同出去時，伊却回說，「心裏不好，不去了。」他晚上回來，伊早將行李整好；孩子也已睡了。伊教他看了行李，指點着和他說，「你的東西，我也給你收拾了。皮袍在大箱裏；天氣熱起來，也可叫聽差拿去晒晒，別讓他霉了——霉了就可惜了。小衫褲和襪子，帕兒，都在小提箱裏；剪刀，線板，也放在裏面。那邊抽屜裏還藏着些豬油和鹽；我給你買了十個雞蛋，放在這罐裏，你餓時自在煤油爐上燉燉喫罷。今天飯菜吃不了，也拿來放在那屜裏；你明天好獨自吃兩餐安穩飯。」——孩子在這里，到底吵着你——後天再和他們一桌喫不遲。」……伊聲音有些岔了，他也聽得呆了，竟不知身子在那里。他的淚不和他商議，熱滾滾直滴下來了。他趕緊趁伊不見，掏出帕兒揩乾。伊可也再說不出甚麼；只坐在一旁出神。他叫送的人進來，將伊的帳子卸下。鋪蓋捲了——便省得明早忙了。於是伊僅剩的慰安從伊心裏榨出；伊覺兩手都空着了。四面光景逼迫着伊，叫伊拿甚麼抵禦呢？伊只得由自己躺下，被蒙在伊流淚如水的臉

上。那時他眼見伊睡了一年多的床漸漸異樣了，只微微地噓氣，像要將他血裏所有愁底種子藉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床是空了，他忽然詫異地看着；一年前空着的床，爲甚支了帳子，放了鋪蓋呢？支了，放了，又爲甚卸了，捲了呢？這確有些奇怪，他躊躇了一會；——忽然想起來了，「伊呢？」伊已是淚人兒了，他可怎麼辦呢？他親親切切地安慰伊些話，但是毫不着力，而且不自然；他終於徬徨無措，嗚咽咽哭了。伊却又給他揩淚，帶着鼻音說：「我心裏像被凌遲一般！」一會，又抽咽着說：「我走後，你別傷心，晚上早些睡，總得自己將被蓋上——着了涼誰問你呢？」……他一面拭淚，一面聽着；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只覺他的心絃和伊的聲帶合奏着不可辨認的微妙的悲調，神經也便律動着罷了。那時睡神可憐他們，漸漸誘他們入夢，但伊這瞬間的心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誘惑的東西之一，所以伊不久便又從夢中哭醒；他也驚覺，大黑暗微睜開惺忪的兩眼，告訴朝陽便將到來了。

他們躺了一會，起來，孩子也醒了；天光已是大亮，他叫起那接的人，大家胡亂洗了臉，他倆不想喫甚麼，只拿些點心給八兒和那人喫了。那人出去雇好車子，他倆叫女僕來，算清工錢，打發伊

走路，將伊的行李搬完，他們便鎖門下去。女僕抱着八兒送到門口，將他遞給車上的伊；他忽然不肯，傾着身大張開兩臂，哭着喊着要女僕抱：「家家……家家！」伊臉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顏色。他母親只得狠狠心，輕拍了他兩下，硬抱過去；車子便拉動了。他看見街上熱鬧光景，高高興興指點着，全忘記剛才的悲哀。他們到了車站，黑壓壓滿都是人，哄哄底聲音攪渾了腦子。他讓伊和八兒在一張靠椅上坐下；交接的人去買車票，寫行李票。他便一面看着行李，一面盼着票子，——這樣迫切的盼着，旅客們信步的躑躅，惶急的問訊在他都模模糊糊的，無甚意義了。但這些却全看伊的眼，聽在伊的耳裏，在伊的腦裏，伊再沒有自由思想底餘地；伊的身子好像浮着在雲霧裏一般。那時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門前墊着腳，伸着頭，向裏張着。房裏滿擠着人，房外亂擺着箱，籠，鋪蓋之類。大家都搶着將自己的東西從人縫裏往裏塞；塞時人們底行列微微屈曲，塞了便又依然。他這時走過去，幫接的人將伊的行李好容易也擡到房裏，寫了票子，才放了心。他們便都走到月台上候車，八兒已經睡着，伊癡着眼睛不說話；他只盤旋着，時時探着頭，看軌道盡處，火車來否。——嗚嗚……來了！人們波一般暫時退下，靜着，傾斜了身子，預備上去。眩人眼的列車懶懶地停住，乘客

如潮地湧上。他抱了八兒，一手遮着伊，掙扎了幾次，才上了車。匆忙裏找了一個坐位，讓伊歇下。伊抱過八兒；他上車時哼了哼，便又睡着了。接的人也走來，他囑咐他些話：「你去罷。」他說等一會不要緊；可也只能立着，說不出話，但是警笛響了再不能延挨！伊默默地將八兒抱近他；他噙淚低頭，在他紅着的小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用力睜着眼，沙聲說：「我去了！」便頭也不回，下車匆匆走了！伊從窗裏望着；直到眼裏沒有一些他的影子，伊才發見兩行熱淚早已流在伊的臉上了。伊掏出帕兒指乾，火車已經開動，微風從伊最後見他的窗裏吹來，伊像做夢一般……

他回來緊閉了門，躺在床上空想；他坐不住，所以躺了。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想一節傷一回心；但他甯願這樣甜蜜的傷心。他又想起伊怎樣無微不至地愛他，他痛苦時伊又怎樣安慰他，但他怎樣待伊呢？他不曾容忍過伊僅有的，微細的譴謫。他常用語言壓迫伊，伊的心受了傷，伊便因此哭了。他是怎樣「酷虐」他該怎樣對伊抱歉呵！他將向誰懺悔呢？他所曾施的壓迫將轉而壓迫他罷！

他似乎全被伊佔領了；那晚沒有喫飯，電燈快滅時，他懶懶地起來，脫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

忽然覺着，屋裏是大默了！被兒，兒褥，枕兒，帳兒，都板板向他，也這樣彼此向着寒心的默嚴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圍。——「虛幻的，朋友們，你們曾有的，伊和我同在時，你們曾有的，狂醉，在那里了呢？」這或者——或者和他自己，都給伊帶去了麼？但是屋裏始終如死地默着。

唉！累人想到的伊呵！

小觀葉刊
別



一個月夜裏的印象

盧隱女士

『靈筠』她是一個活潑妙曼的女郎，臉上時時流露着和藹的笑容；她不知道世界上有煩惱的事，更不明白甚麼是恥辱和慘酷；她是喜歡研究自然科學和美學的一個有聰明有才智的女子……』

這個印象忽然浮上我的觀念界來，我閉目寧神體貼她的優美恬靜；要想把她描寫出來；作我小說的材料，和美感的憑藉。

一陣微風，輕輕把窗子吹開，一股清光射進我屋子來，呀！原來適才如霧如烟的細雨已經過去了；天上的烏雲也都散盡；一輪皓月，也盈盈含笑露出她的面龐來。清光佈滿了大地，美麗的花影，迎着月光，盪着微風；隱約像美人臨風輕舞，忽一陣清幽哀惻的蕭聲，斷斷續續從風中送過來，悠悠揚揚，流蕩迴旋，真有『三日繞梁』之概。

我的靈魂被這神秘，和微妙的感情浸潤醉了。一枝禿筆不知不覺地放下了下來，擲滅了案前

的電燈，屋子充滿了沉靜的空氣，和清碧的亮光；一種說不出來神秘的感情，飄飄蕩蕩細微好像游絲，從神經總樞流露出來，散佈到全身血管，立刻像是受了一種神秘的暗示，心房不住地跳動。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刺得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四肢也都軟化了；我倚在赤欄杆旁怔怔地出神，我的心靈彷彿騰雲駕霧，莫名其妙地落下淚來；竭了半晌；簫聲住了。但是一陣低微淒切的歌聲又由空氣中送過來道：

「月兒呀！你照遍了山和水，

獨撒下山陰下那隻微弱的小羊！

清風呀！你吹散了宇宙的塵埃，

僵不能吹散伊的煩惱！

他們爲了戀愛！

無意中留下了伊；

結果拋棄了伊！

慘雲愁霧遮沒伊的光明——

啊！是伊的罪嗎？

呀！好奇怪的歌，到底爲了甚麼唱歌的人又是誰呢？……我不能知道。

但是我的思想永沒有停住，想了又想，一個強烈的印象，現出在我的前面。

那座雅麗的庭園，在一天月色極好的夜裏；一架綠葉繁茂的葡萄樹下他坐在那裏，對着月亮不住的嘆息，好久好久，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六寸大的相片來，映着月光，隱約一個少婦，站在海邊的巖石旁，一隻潔白的小狗，伏在她的腳底下；她露着微微的笑容，態度十分嫺雅。

他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前日孤兒院中買來的那個女孩兒，恰好也到這裏來玩耍；他忽然的，心裏一驚，不住對她看着——

「爲甚麼這麼相像？……」他不知不覺問出這句話來，但是他又趕緊咽住。

「你姓甚麼？你的父母是誰？現在在那裏？」

「先生，這個要問上帝，我一切都不知道！她雖是這樣說，但她的神氣忽然變了，悽切哀怨的

面紗，立刻罩在她的臉上。停了些時，她望着他手裏拿的相片問道：『先生，那是誰的相片？』

他被她一問，忍不住落下淚來，哽咽了半晌，才向她問道：『你認得我嗎？』

『先生我知道你姓吳，我認識你底時候在前天下午三點鐘時，以前我不認得你，因為那天……是我初次到你這裏來。』

『不錯！你是前天到我家裏來的，這相片上的人，你……你認得她嗎？』說着把相片送到她面前，他接了，不禁『噯呀！』的一聲叫了出來——『這是誰？我好像見過……或者我當真見過，但是我不記得是那一年，更不記得她是誰；但是她影子時常在我腦子裏，或隱或現。』

『你喜歡這照相上的人嗎？』

『她若果待我好，我自然要喜歡她。』

『現在誰待你最好？……』

『先生，誰待我最好呵——就是他——白毛的獅子狗，他時時刻刻給我作伴，安慰我，你看他現在不是還臥在我的身旁嗎？』

『哦！他是待你最好？奇怪！奇怪！』

『先生，你別看他是一個狗，他最有愛情的，他待我是最好；無論日裏夜裏他都要作我的伴，我安慰者，所以我一向祇喜歡他，他比無論甚麼人待我都好！』

『哈！好孩子，我待你怎麼樣？你始終不喜歡我嗎？』

『先生，你是貴重的人，你待我和我的同伴都很好；但我總覺得我的小狗對我更要親切些，並且貧賤的人，不能任意喜歡貴人呢！』

『你的父母，你喜歡他們嗎？』

『我應當要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是我的父母，他們養育我，保護我，常常親近我……但是，先生，我是個不幸的人！我和別人不一樣；我是沒有父母的人，我最小的時候，是住在育嬰堂，和我親近的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嫗，她綳紋滿了的面皮——狼露着蒼老的樣子，她天天喂我牛奶，因為不幸的人是得不到母親乳哺的，後來我大了，他們送我到孤兒院去，那裏有許多和我一樣沒有父母的小朋友，和我親近，常常能愛我，安慰我，比我忍心拋棄我的父母好得多呢！我的父母』

拋棄了我，我爲甚麼要喜歡他們？他們無故的生了我，又無故的拋了我；使我作一個失了保護的小羔羊；任人侮辱！一個自己不知道自己父母的人，誰提起來不要來譏諷他呢？先生這不是一件最難堪的事嗎？

『但是你現在要是知道了你的父母是誰，你恨他們嗎？還是愛他們呢？』

她沉思半晌應道：『或者可以不恨他們；但是我總要問他們爲甚麼撇下我呢？』

忽然他們的聲音都停止了，他臉上露着十分慚愧悽切的样子；看她那幽怨悲哽的神氣，幾乎要哭出來，但是他始終忍住了！後來又向她道：

『你實在是一個頂聰明，頂可憐的孩子，我明天送你到學堂裏去念書，你原意嗎？』

『先生，當真的嗎？你實在待我比我父母要好得多！我若是進了學堂那些親愛的朋友——和我一樣不知道他們父母的朋友，一定要羨慕我得了一個好運氣，先生我真十分地感謝你，我的父母害我使我不能喜歡他們！世上的人常常叫我做私生子，這不是頂不名譽的事情嗎？孤兒院的院長曾和我說過……呀！先生你爲甚麼哭了？』

「老實對你說罷！這世界上還有你的父親呢。」

「先生你說甚麼？誰是我的父親？先生，我永遠沒有看見我的父親，更沒有聽見說我有父親！」

「你父親和你母親……」

「呀！先生我也有母親嗎？謝上帝！」

你有母親，並且是一個有貌有才的母親；她和你父親兩人都有極濃厚深厚的愛情；因為不得家裏的應許，結果就在前此十七年五月的時候在一個割牧師家裏行了秘密婚禮；但是你外祖父因為要得一個候補道的緣故，勒令你母親嫁給某長部作繼室；那時候距你生下來才五個月，因為沒有地方寄養，就把你送到育嬰堂去。但是不到半年你母親因憂愁，得了病不久就死了……你父親是你祖父的獨子，不能再娶，但是他無時無刻不念你和你的母親呢……

她受了極大的感動，伏在椅背上慟哭；嗚嗚咽咽的哭聲立刻破了夜的沉靜。」

這個印象，狠顯明的印象，逐層的浮上心來，到了這印象的結果，哀憫和平的同情充滿了我的心田。」

遠遠的簫聲又悠悠揚揚的響起來了！『月兒』的歌又送到我耳殼裏來；呀！吹簫的人是誰？是前兩年我在隔壁花園裏所看見的女郎——那個私生子嗎……』

簫聲歌聲慢慢靜止了；忽一聲深沉怨恻的嘆息，在這沉靜寂寞的空氣中發出來；我全身的寒毛似乎都凍了起來，一股辛酸的味，貫通全身的動靜脈，更由鼻子裏透了出來，神經也起了極大的變動——悲憤填滿了胸中！但那不解事的月兒，却狠得意的立在碧藍澄清的天空對着我微笑——含着諷刺的微笑——呵！烈焰燒燬我的心；燦烈我的血管；一朵紅雲湧上臉來我迷迷糊糊地坐下了——坐在一張籐椅上；這時心裏更不想甚麼；也不能想甚麼；忽然眼前一陣黑，恐懼的感情，將我喚醒了。定睛細看西北邊湧起一片沉默濃厚的黑雲，遮住吐青光的月兒，大地上頓現出黯淡的景象；我那思潮起伏，洶湧澎湃的心靈不能更持了，昏昏好似睡去。

撲鐸，撲鐸，一陣響，更夫打三更了，我才清醒來，懶懶地走到屋裏，把電燈搯亮，那張沒作完的活潑的靈筭小說稿，還在桌上。

不久更夫走了，夜越發的寂靜，不更聽見甚麼；祇是私生子……強烈的印象縈繞着我，直到光明來臨。

郵差

盧隱女士

熱烈的陽光，已漸漸向西斜了；殘照映着一角紅樓，閃閃放着五彩的光芒；疲倦的精神，重新清醒過來；我坐在靠窗子邊一張活動椅上，看世界文明史，此時覺得眼皮有些酸痛，因放下書，俯在窗子上向四面看望，遠遠的白烟從綿紗廠的高烟囪裏冒出來，起初如一捲綿絮，十分濃厚，把蒼碧的天空遮住了，但沒有多大時候，便漸漸散開，漸漸稀薄，以至於不可再見。

噹哪哪一陣腳踏車的鈴響，一個穿綠色制服的郵差，身上披著放信的皮袋，上面寫着『上海郵局』字樣，一直向重慶路進發，向著我家的路線走來。

呀！親愛的朋友，他們和平的聲音，甜美的笑容，都蘊藏在文字裏，跟着郵差送到我這裏來；流暢的歌聲，充滿了空氣；他活潑的眼光清胞的嗓音也都湧現出來；更有他們無限的愛和同情，流醉了我的心苗；又把宇宙完全浸醉了。現在我心裏充滿了愉快和希望，郵差不久就將甜美的感情，和平的消息帶到我這裏來，我想到這裏，頓覺得滿屋子都充滿情淨平和的空氣，兩隻眼不住

向郵差盼着，但是他却停在東邊的一家門口了。

噹噹幾聲，壁上的鐘正指六點，我的眼光不免隨着那鐘的響音轉動呵——我的心忽怦怦的跳動起來；忽然間祇見牆上掛的那一面『公理戰勝』的旗上邊那個『戰』字特別大了起來；從這戰字上竟露出幾個兇酷殘忍的兵士；瞪着眼，豎着眉；殺氣騰騰的向着洪溝那邊望着；一陣白烟從對岸滾了過來，一個兵士頭上的血，冒了出來，幌了兩幌，倒在地下；鮮紅的熱血，濺在他同伴灰色軍衣上；他們很深沉的嘆了一聲，把他拉在一邊；不能更顧甚麼，祇是把槍對準敵人，不住地擊射燃放；對岸的敵人，也照樣的倒下；空氣中滿了嗚氣和血腥；遍地上臥着灰白僵硬的尸體，和殘折帶血的肢體；遠遠三四個野狗，在那裏收拾他們的血肉，幾根白骨不再沾着甚麼！

呀！現在又換了一種景象，祇見他們的老娘，和他們的妻子，哭喪着臉，倚在籬笆牆上，遙遙地引望；遇着敗逃回來的兵士，他們都很留心辨認；但是沒有他們的兒子和丈夫；他們的淚止不住，滴滿了衣襟；他們知道他們的兒子丈夫必無幸事，但是他們仍不絕望，站在那裏不住地盼望着。一個軍隊上的郵差，到他們的門口，帶來他們兒子丈夫的惡消息；他們的老娘心碎了！失却

知覺，倒在地下，嘴裏不住地流白沫；他們的妻，慘白的面孔上，更帶了灰土色；他們牀上的幼子，看着他們的娘和祖母的慘狀，也隨着婉轉哀啼——門外洋槐樹上的鳥，振着翅膀，也哀唳一聲，飛到別處去了！

可怕的印象去了。一座華麗輝煌的洋樓，立在空氣中；樓房前面，綠色窗戶旁邊，一個身着白色衣裙的女郎，倚在那裏；臉上露着微微的笑容，但是兩隻眼滿了清淚，不時轉過臉去用羅帕擦拭。

街上站滿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五色的鮮花，雪白的手帕，在空氣中漩轉飄蕩；一隊整齊英武的少年兵士，列着隊伍，停的這裏，一個年約二十一二的少年兵官，不住向紅樓的綠窗那邊默望，對着那少女玫瑰色的兩頰，和清瑩含水的雙睛看個不住；似乎說這是末次了，不能不使這甜美的印象，深深吸入腦中，真和他的靈魂滲而爲一。

軍樂響了；動員令下了，街上的人，不住喝采，祝他們的勝利。少年軍官對着他親愛的女友，顫巍巍地說了一聲「再會」；兩人的眼圈立刻都紅了，然而她甜美的笑容仍流露了出來；祝他的前

途幸福，並將一束鮮紅色的玫瑰花，擲在他身上；他接了放在唇邊作很親蜜的接吻後，就插在左襟上；回過頭來看他的女友，雖仍露着如醉的笑容，但兩隻眼却紅腫起來，他的心忽如被萬把利劍攢了是的，全身的寒毛豎了起來；不敢再看他，一直向前走去。他忍不住眼淚落了滿襟，但仍含笑，拿着手帕，高高揚起，對着他的背影點頭，表示歡送的意思。

碎碎碎——叩門的聲音刺進我的耳殼裏，把我的注意點更換了；眼前一切奇異的現象全不見了。我轉過臉，往窗子下看，正是那個郵差送信來了。這時候我心裏充滿了恐懼和愁疑的感情；我不更盼望看郵差送來的信；因為這世界上惡消息太多！但是他急促的叩門聲越發利害；我的心驚得碎了！我的靈魂失了知覺，一切愉快美滿的感情，完全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滿宇宙的空氣中，都被「戰」字充滿了，好似一層濃厚陰沉的烟霧，遮住了和熙甜美的大地；呀！這是甚麼情景！

……

傍晚的來客

盧隱女士

東邊淡白色的天，漸漸灰上來了；西邊鮮紅色的晚霞迴光照在窗子前面一道小河上；兀自閃閃地放光，碧綠的清流，映射着兩排枝葉茂盛的柳樹，垂枝受了風東西的飄舞，自然優美充滿。在這一刻那的空氣裏，我倚在窗欄上出神地望着。

嗚！嗚！一陣電鈴響——告訴我來客的消息。

『我將要預備說甚麼……握手問好嗎？張開我的唇吻，振動我的聲帶，使他發出一種歡迎和讚美我的朋友的言詞嗎……這來的是誰？上月十五日傍晚的來客是誰？雲呵……哦！對了，她還告訴一件新聞——』

她家裏的張媽，那天正在廊下洗衣服，忽然臉上一陣紅——然限懊喪的表示；跟着一聲沉痛的長嘆，眼淚滴在洗衣盆裏；她恰好從窗子裏望過來……好奇心按捺不住，她就走出來向張媽狠婉的說了。

「你衣裳洗完了嗎？……要是差不多就歇歇吧！」張媽抬起頭來看見她，好像受了甚麼刺激，中了魔是的，瞪着眼叫道：「你死得冤……你饒了我罷！」

她嚇住了，怔怔地站在那裏，心裏不住上下跳動，嘴裏的紅色全退成青白色，停了一刻，張媽清醒過來了，細細看着她，不覺叫道：「喂，嚇小姐……！」

她被張媽一叫，也恢復了她的靈性，看看張媽仍舊和平常一樣——溫和沉默地在那裏作她的工作；就是她那永遠蹙起的眉也沒改分毫的樣子。

「你剛才到底爲了甚麼？嚇死人！」

張媽見哩雲問她——誠懇的真情激發了她的良心，不容她再祕密了！

「小姐……我是個罪人呵！前五年一天，我把她推進井裏去了……但是我現在後悔……」

也沒法啦！」張媽說到這裏嗚咽着哭起來了。

「你到底把誰推進井裏呵！」

「誰呵！我婆家的妹子松姑；可憐她真死得冤呵！」

「你和她有甚麼仇，把她害死呢？」

「小姐你問我爲甚麼？我媽作的事！我現在不敢再恨姑姑了；但是當時，我祇認定姑姑是我的鎖鍊子，綑著我不能動彈；我要求我自己的命，怎能不想法除去這條鎖鍊呢？其實她也不過是個被支使，而沒有能力反抗的小羔羊呵！小姐！我錯了！」

「他怎麼阻礙你呢？這到是爲了甚麼呵？」

張媽低了頭，不再說甚麼，好久好久她才抬起頭，露著淒切的愁容，無限的怨意，哀聲說道：

「可憐的劉福，他是我幼年的小伴侶，當春天播種的時候，我媽我爹他們忙著撒種；我和劉福坐在草堆上替他們拾豆苗，有時沙子眯了我的眼，劉福急得哭了……一天一天我們都在一處玩耍和工作；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劉福到東莊買下家裏作活去；我們就分開了；但是我們兩人誰也忘不了誰——劉福的媽也待我好；當時十六歲的時候，劉福的媽，到我家和我媽求親，我媽嫌人家地少，抵死不答應。過了一年，我媽就把我嫁給南村張家——呵！小姐！他不止是一個兒子，還是一個跛子呢！兇狠的眼珠，多疑的賊心；天天疑東惑西，和我吵鬧。嚶！小姐……」

張媽說到這裏，忽咽住了，用衣擦了眼淚，才又接著再往下說：

「松姑，她是天真爛漫的小孩子，聽了她哥哥的支使，天天跟著我，一步不離。我嫁後的三個月，劉福病了，我不能不去看看他；但是松姑阻礙著我，我又急又氣，不禁把恨張大——我丈夫——的心，變成恨松姑的心了。就計算我要自由，一定要先除掉松姑，有一天我和松姑走到賈家的後花園，松姑說渴了，我們就到那灌花的井邊找水喝——一陣情慾指使我教我糊塗了，心裏一恨，用力一推，叫憐撲通一聲淹死了……」

哩雲說到這裏，忽然她家的電話來催她回去；底下的結局，她還沒說完呢！今天也許是她來了吧！……

噹哪噹，鈴聲越發響得利害，我的心也越發跳得利害，不知道她帶來的是不是張媽的消息？電燈亮了，黑暗立刻變成光明，水綠的電燈泡放出清碧的光，好似天空的月色，張媽恬淡灰死的臉，好像在那粉白的壁上，一隱一現的動搖；呀奇怪……原來不是張媽，是一張曼陀畫的水彩畫相——被棄的少婦。

砰的一聲，開開了，進來一個西裝少年——傍晚的來客，我的二哥哥。

一個快樂的村莊

盧隱女士

兩岸嫩綠的柳樹，夾著含蕊欲吐的刺梅花，被夕陽照得燦爛可愛。中間一道小河灣灣曲曲，從北向西流去，岸旁拴著兩隻魚船，五個少年唱著歌，向河邊奔魚船走來，把魚船解下，一齊都上了船，解纜搖向河中，到了河中忽有一塊筆直尖削的石頭，攔住去路，大家把船停住，下了錨，張起網，上好釣鉤向河裏扔去，不到五分鐘，就見那魚網動了兩動，一個少年就把網扯起，裏邊網住兩條活脫脫的大魚，忘髮笑向無愁道，今天的魚比昨天怎麼樣，祇見那靠船頭坐的那個少年插嘴笑道：「一天是一天的事，比他作甚麼，要比可就比不完了，須知天下的東西，同是一樣，什麼好壞是非都是比較出來的；因有比較才有你我之分；有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之別；因此就生出爭奪的結果來。你看現在世界爭攘不清，不都是因為你的不是我的，我就想要你的，我的不是你，你就想要我的，所以鬧得同室操戈，互相殘殺其實天地生物，原不過共人的需用，誰缺甚麼就拏甚麼，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也可以說既是你的，又是我的，因為這不過是時間空間的關係。」

不是永久存在的；即如你說這房子是你的，不過是你現在在這時間佔據了這個空間，等你死了，時間是已過去，空間的佔據也就隨著取消了，那時候還說這房子是你的，也就沒意思了。並且我們人生在世，時間空間的佔據都是暫時的，因為人沒有不死的。那麼有限時間空間的佔據，祇求他够暫時的需用就完了。又何必多費精力謀子孫帝王萬之世業呢？這少年祇顧侃侃而談，大家都聽得出神；忽砰的一聲把衆人都嚇了一跳，寧神一看，原來他們祇顧高談闊論，沒留心那個魚網；被浪頭一沖，沖倒了。於是大家又重新把這網子繫起。裴笑道：『寄塵君的話，說得倒十分透徹。祇是因爲我問那麼一句話，惹起你一大車話；未免小題大作了。怡生道，他要借我發揮，這一肚皮牢騷怎麼打發呢？』若爲甚麼沉默無言莫不是又悟出甚麼道裏在那裏自家領略嗎？這也不妨公開叫我們也聽一聽，參悟參悟阿！

笑奴忽然把雙漿一扔，濺得滿船的水花，狂笑道：『你們都想參悟，祇是不去參悟，就是由今生想到再生也參悟不了——就如現在有一般人，不是鎮天家要想作改革家，發明家嗎？但想儘管想，作可不作呢？究竟有甚麼益處呢？你們今日想參悟而不去參悟大類於此了。』寄塵說道：『你

說我們想參悟而不去參悟，所以不能參悟，請問我們便要參悟却怎麼才能參悟呢？笑奴道：「那個却要你自己埋會去，我不能告訴你，就告訴你也是沒用，天已不早回去罷，晚上的工作就要開始了。」於是大家就把船向西一轉向一帶蘆葦深處走去。蘆葦盡處，露出一片草地，有五間茅屋，屋外垂楊絲絲隨風拂蕩，地上山花滴翠，蜂蝶徘徊；有三個女孩子坐在草地上編花籃，忽有一個翠色蝴蝶飛過來，一個女郎站起躡手躡腳的直追到河邊，那個蝴蝶飛過河去，女郎還站著發怔，恰巧他們五人已經把船擺擺了岸，提著魚筐奔向草地上來，女郎迎上前去笑道：「寄塵叔叔今天釣了多少魚，這一筐滿了沒有？」寄塵摩著他的頭道：「滿了滿了，天真你說够了罷，」天真沉思了半天說：「我們這村子裏一共五十個人，每人吃一條整是二十五條……有二十五條嗎？」

噹噹噹遠處的鈴聲大振，天真道：「吃完飯了，回頭招呼了那兩個女孩子，大家一齊往東邊一條馬路走去，馬路東頭有架木橋，過了木橋是兩排瓦屋中間一間大食堂，排著四張長方桌，桌上放著四盆鮮花，清香撲鼻，兩排放著匙箸，飯是每人一份，大家走到飯堂自己到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了吃飯，飯完都到靠左邊的一間茶廳盪盪喝茶，彼此談說一天裏工作的心得。」

這時候天已經漸黑下來，各處的燈也都亮了，到了八點鐘的時候鈴聲又作，大家都一齊去上課了，過了兩點鐘的光景鈴聲又響，祇見大家都從課堂裏出來，向西密林一帶走去，走到村子西頭忽現出一個村子來，裏面約有二十餘家，就是村人的住處，各人到了家裏休息了一會，睡覺的鐘響了，所有的電燈都滅了，大家都鼻息沉沉遊黑甜鄉去了。

旭日初升，樹林上的飛鳥都起來振翅伸頭，離開他們的窠巢，去覓飯食，村中的曉鐘也就噹噹響起來了，大家忙忙收拾起來，背着鋤頭，拿着鐮刀，到田裏去工作了，有的人到^一織布廠裏去，紡紗的紡紗，織布的織布，樹村中無論大小男女都按各人的能力去作他們的工作，很快的已到了十一點半了，大家停住工作，結羣成隊的離了工廠，各尋快活去。

寄塵和他氣女友蘭真攜手在松林裏一條石樅談天，忽然一個白兔跑到他們面前，寄塵把他捉住，捺在膝上笑向蘭真道：「你看他白毛如雪，眼光炯炯，不但活潑而且純潔，真是可愛阿！」蘭真聽了這說話，怔怔的向着那兔子看了一會，又四面瞧瞧，嘆了一聲道：「你這混濁世界，除了這些天然物純潔活潑以外，那一件不是矯揉造作，詭詐百出的呢？不過我們也就比較的反歸真。」

了！現在所處的境地比那桃花源怎麼樣？」蘭真道：「桃花源祇是一種寓意的文章，何能和我們這個相提並論呢？我們的生活，祇不過人的生活，並沒有甚麼神祕存乎其中，并且不是獨善其身的意思，所以也不是像桃花源的，「別有天地非人間」的意思，不過作個世人的引導者，從黑暗的非人生活，引到人的生活裏頭去罷了。」兩人正在高談闊論，忽聽見後面笑聲大作，把兩人吓了一跳，回頭一看，祇見笑奴連跑帶笑奔這邊來，到了兩人面前，向寄塵道：「你們在這裏指手畫腳議論些甚麼，我遠遠看着你們好像作電影似的，」說得大家都笑，停了一會，笑奴道：「今天村中第五十次會議，你們有甚麼案要提嗎？我想著那個遊戲場，還得想法擴張些，打算要提出來大家商議個具體辦法，你們覺得贊成嗎？」蘭真道：「那個遊戲場采然太小，你提議擴張，好我也來附議。」因又問寄塵道：「寄塵君，你也能附議嗎？」寄塵點頭道：「我狠贊成就請笑奴君把我們的名字填在你那議案上附議項下好了，呀！中飯點鐘到了，」我們吃飯去罷，於是三人駢肩緩緩向飯廳走來。路中蘭真道：「今午的消息會大家不要忘記，回頭見着他們都提他們一聲，並且叫他們把簾帶來，」說着已到了飯廳，吃飯去了。

這日午後，天氣清朗，微風拂面，暑氣都消，更加着蘆葦爲屏，樹陰爲蓋，才覺得清涼爽快，在這個所在，放着一條石桌，旁邊一張藤椅，一個女郎身衣縞素坐在椅上，手裏拉着一本社會主義史在那裏出神；忽然自言自語道：『這是那裏來的音樂笙簫之聲？』不禁把書放下，凝神細聽，裏面還夾着歌聲唱道：『万紫千紅的花，已零落了一半；一片片的殘英飄流水面；魚兒逐花影；蝶兒戀餘香；這已經凋謝的花魂，還不得清閑，忙碌——忙碌——誰說年華常駐——祇是逝水底流，一剎那底風光，我輩祇消，及時行樂，過人的生活，更何必千方百計爲子孫打算？』女郎聽到這裏，歌聲已止，才要站起來去看到底是什麼人唱，而歌聲又作，復又坐下聽他唱道：『清朗的天氣，靜悄的境地；水繞山環，一片蘆葦爲牆，與三五同志，放舟中流，暢談細論；擊笙簫寄幽懷，人間天下，我不羨仙——玉皇何嘗強似世上的魔王分等級，奴隸我們朋友，那及得我們，你也是王，我也是王，大家一樣，談人的幸福，過人的生活，樂趣無疆！』

女郎聽到這裏，忽若想起什麼似的，低下頭看他身傍臥着的那個純白色的兔子，停一會蹲下去撫摩着那個兔子作要，冷不妨這兔子一跳跳出二尺多遠去，把女郎嚇了一跳，追上前去；一

直追到河邊；看見遠遠停着一隻魚船；也有一個女郎倚在船頭眺望，女郎定睛細看，原來是蘭真，蘭真就高聲喊了兩聲，蘭真回頭一看，拍手笑道：『伴竹——伴竹——你一個人躲在那裏作甚麼？』蘭真道：『你問我到這裏作甚麼？我祇是作我的事情來了！你們找我找不着那可怪了！我又不會成仙，也不會爲神，也不會隱身術；你們怎麼會找不着我？』蘭真道：『你們聽聽尖嘴利舌的好不利害——得啦，不用說了，等我把船擺了岸，我們再細談罷。』伴竹道：你且站住，我問你剛才那個歌可是你編的？蘭真笑道，你聽見就完了；何必追問這麼清楚呢？符奴道，你們二位不要唇鎗舌劍的祇管爭了——請伴竹君等一等把船擺了岸，請伴竹君也過來，我們還要釣幾尾才回去呢！伴竹果然跳上那隻小船去，寄塵又搖起雙槳，把船開向河中去；又流連了半天，直等到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才與盡而歸。

晚上村事會議第五十次開會，大家就把議案整理清楚，到了開會的時候，合村的人都聚齊在會議廳等候，鈴聲振後，由大共推一位臨時主席，於是大家都依次提議，討論得了結果，已是下

午十點鐘，於是主席宣佈散會，沒有議決的，下次續議……

閉會後大家都散在院子裏，坐在草地上乘涼，蘭真對笑奴道：「這種議會制度，我不想到居然能實行了——我想到這裏反以為是夢境，伴白道：『祇怕這個夢要蔓延到全國，全世界，人類，人人都要夢見呢！』笑奴聽到這裏，哈哈大笑，大家都笑起來道：『一個快樂的村莊人的生活吓……』」

金丹

李之常

三月的時候，漢口租界裏一家花園裏，十幾顆桃樹都開得非常茂盛，紅得異常鮮豔。一些蜜蜂嗡嗡地在樹堆裏穿來穿去，把春光看得像寶貝似的，一刻也不肯輕視，不住的各找各的心愛的花朵親嘴。更有一些花翅膀的蝴蝶在花間草上飛舞。有時隨着風盪，有時各自顯各自的好身手，各種樣式，翩翩地翱翔。樹底下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和他的夫人坐在兩把靠椅上談天。綠悠悠地草地上站着一個小女孩子，臉像蘋果似的，紅得格外可愛，一跳一跳地在捉蝴蝶。那位夫人當着春天的美景，聞着一陣一陣的花香，心都醉了。她覺得她的男人和她的小姑娘都非常可愛，無限的深情，都由她的笑容露出來。那個男子，叫胡家忠，懶洋洋地，好像這樣的日子也過厭了，一味地盼望心田裏渴望的仙境的實現。什麼花色的豔絕，春光的明媚，他的夫人和他的小姑娘的濃愛都不在他的心上。

他向他的夫人說道：太太，我昨天在洞天社學打坐，有一位朋友介紹我一位活神仙，說他關

心塵世，自己降身成人，有金丹十粒，渡有緣的善男善女到天堂裏去。我想到天堂去的心早就像火在心頭燒一樣！我進洞天社的頭一天，在菩薩前燒香磕頭，大約是我的緣分淺，磕了一整天頭，才得着一個順卦，然後才得入會，可憐我磕得困倦非常，那敢萌一絲雜念！我聽說，一位桐城派的大文豪，六七十歲，磕了兩天頭，才得着一個順卦，我還算微幸呢！「打坐」一件事，自然是學仙的人最要工夫，可是現在這位活神仙非同小可，倘若得着他的寵幸，能得他賜一粒金丹，聽說可以白日肉身昇天呢！他的夫人回道：「我前兩天看西遊記，上面有幾句話，好像是一坐坐，坐什麼破，火煎熬，反成禍！我望你小心一點才好……」胡家忠說：「你婦人家，那知道什麼，打坐的工夫圓滿，頂門裏跳出一個嬰兒，時刻可以徧游宇宙呢！」她不肯和她的男人抬槓，一笑也罷了。

那個小姑娘跑到她的身上，攪着她的頸子，親了一個嘴。那個小姑娘說：「蝴蝶真好看，我越看越高興。媽呀，前天我們什麼到廟裏去玩，那裏有一些泥菩薩，爹看得高興得了不得，其實那有蝴蝶好玩呀！」她說完了話，便從她的媽的懷裏跳下來，望着她的爹，張開兩支小膀子，不住地跳，口裏嚷道：「爹，看我像蝴蝶不像？你怎樣不跳，跳得多好玩喲！」她的爹仍然呆着不動，手指捏着

洋錢的樣式，好像在打算送多少錢那位活神仙，好買他的歡心似的。

一會天晚了，他們娘爹三人都進家裏去了，彼此談了一頓天，便睡了一顆如豆的燈光發的綠焰也漸漸地滅了。他們都沈睡了。

胡家忠覺得自己睡在一張床上，心裏痛得非常，頭暈，腦悶，難受得到極頂，不住地呻吟。他覺外面一陣一陣的狂風，喧鬧不已，不絕地刺他的胸懷。他的牀對面有一面大穿衣鏡，他望着他自己鏡裏的影子，好像不是他自己，臉兒枯黃，手膀像枯枝一樣。他想到：『呀！我的打坐的工夫到那裏去了，怎麼反得了這樣的重病？我悔不聽我的夫人的話，儻若時常活動血脈，怎會心痛呢？』

他看見鏡子的旁邊，他的夫人正在喂他的小姑娘的飯，那個小姑娘笑得可愛，不住嚷：『好吃！好吃！』他看見她們安然自在，笑容滿面，他回想他自己的痛苦，好像她們都在天堂裏，如同神仙一樣；他自己好像在地獄裏，如同受罪的小鬼似的。

他又想道：『哦！原來這個世界就是天堂！那回我們坐在桃樹下；那花色的紅，紅得多好看！』

蜂蝶的飛舞，飛舞得多有情致呀；草兒的綠，綠得多翠呀；我的夫人和小姑娘的笑，笑得多么美呀；她們的情愛，比花香還濃，還能醉人呢！唉！那兒就是天堂，我的夫人和我的小姑娘就是我的安琪兒，可惜我把真的天堂當着了夢境，一味妄想，莫須有的仙境，美景已過，再也怕不能享了！哦，世上的一時一刻，看是無價寶呀，心愛的人，自然的美妙，和身體的安康，都是可戀的呀！愛情不就到天堂的金丹嗎……」

他正想着，那知那兒坐的已不是她們娘倆，卻是那位活神仙，他便心裏驚訝非常，自悔孟浪，不該胡想，怕動了那位活神仙的怒，那知那位活神仙並不發怒，走到他牀邊來，說道：『你送我的錢袋已接着了，其實我要錢做什麼，不過感你的誠心，所以也受了。現在你不是病，是昇天應有的一切，萬不可胡想，要不然就毀却一身的道痕！我現在替天行道，賜你金丹一粒，你恭謹吞後，一定可以昇天，小心呀！』

他便致謝那位活神仙，把一粒金丹吞了，果然病全好了，天地都變了顏色，好像都在歡笑，他的頂門忽然一聲響亮，裂了一條縫，跳出一個嬰兒，騰雲而起，他看見四海五洲都在目前，便喜得

手舞足蹈。他如此東遊西遊好久，沒有一個人理他，便起首覺得非常孤單，無聊已極。他回想：他的夫人和他的小姑娘和他的甜蜜談話，多們有味，現在也沒有了；她們的笑容，多們好看，現在他已看不見了；四海五洲，他覺得無情似的都板着面孔向着他；他心裏解得無限淒涼，身子如同墜在冰窖中了。

他垂頭喪氣地飛了一頓，又飛到他的屋頂上，看見他的夫人露着可愛的笑容和他的小姑娘的玫瑰色的臉接吻。他便想：『那才是天堂呢！可笑我的軟弱的意志，不到黃河心不死，現在後悔遲了！哪！我一生一世永遠在這無情的空中浮沈，再也不能到天堂裏去了，那知我夢想的天堂竟是地獄……』

胡家忠的小姑娘睡醒了，便爬到她的身邊，去和她的父親嘴。胡家忠便驚醒了，他一想剛才是在做夢，他喜得非常，他覺得他真是在天堂裏了，什麼仙境和金丹都拋在腦後去了。



一對相愛的

李之常

一間裝璜華麗的房裏，坐着一個姑娘，她的書桌上的書，堆得零亂沒有一點秩序，她的眉頭深鎖，她的目光也發直，但是時常流露笑容，於無限喜歡的心清裏，雜着不能決斷的煩惱。她呆了一會，便把書桌的抽屜抽開，拿出一封信，信封的角上滿是齒痕，信面也摸毛了。她便把那一封看過很多次的信抽出來看信上的話是：

清芬——

哦！好清麗的月夜！

姣好似我的愛人！

你的眼睛真美！

你的流睇真媚！

你老笑着對着我！

小說彙刊 一對相愛的

你怎這們多情？

未必你知道，

我是你的情人？

——近作「問天」——

昨夜乳白的月兒，銀色的清輝，明媚的碧穹，雪色的天地引起了我的熱烈的愛情。哦！我不勝情的心兒竟沈醉了。我久鬱未吐的心情，洶湧澎湃，借着自然的美麗，問問我心愛的人。嗚！哈哈！大膽了！我怕你不肯承認我是你的情人吧。我的希望心迫着我問你，我這一次通信，赤裸裸地，把我心裏蘊着的話盡情一吐吧！

回憶我初次會見你，你的容貌，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時常髣髴湧現在眼前，依然鮮明。我窗外池中豔絕的荷花，差可比擬你，那花瓣兒白玉似的，滴着粉紅的桃花色，那些花兒吐着清香，我對着他們，增了我幾多情緒呵！

你的才學我更傾佩！你在繆撤文學月刊發表的那篇小說，叫「痛苦」的，內容雖然是攻擊

一個假情假意的男子欺哄一個女子，但是骨子裏飽涵著極豐富的情緒，竟直可以說是一篇描寫愛情的文字，你是一個歌愛的創作家呵！

才貌不過是些偶像你的美麗和多才固然是我愛你的媒介，我近來的心情卻不同了！我們感情上的諧合，使我們兩人中間另有一重天地，把我們聯成一個整體了。美哪，才娜都化成我們兩人中間愛的世界中的霧了。

我這一封信是盡情披露我的心情的，我大膽問一句：你肯不肯做我的終身的伴侶？我早先就想問這一句話，但是我總沒有這個膽量，現在我的心快碎了，我不能再等了，望你快答我！
我曉得過兩天我來訪你，望你莫外出！

王慕沙白

——一九二〇，八，十六，

寄自福興公寓——

清芳看的時候，時常微笑，好像那封信是些美畫似的。她看到最後的幾句，眉頭又繃了。她想

道：『他雖然愛我，我也深愛他，但是人心隔肚皮，那能料得透喲！我的表妹和一位大學生胡自芳結婚，起首好得非常，似蜂蜜着蜜，蝶戀着花一樣。前不久我的表妹大病一次，顏色便衰了，胡自芳見神見鬼，說我的表妹愛上了別人，每晚和一些朋友去逛窯子。唉！男子的心，浮雲一樣，那有幾個可靠的？』前次瓊芬姊告訴我：有一位女郎和一個男學生相愛，那位女郎天真爛漫，把她的心情都鍾在那位男學生身上，答應了他結婚，那知那個男學生近日又認識別一位女學生，非常美麗，他又合她要好，把他發誓終身相愛的情人便拋到腦後去了！我固然愛他，決不能輕易答應的，不能再蹈覆轍。幾句好看的話，值得什麼？那一個男學生，不會要這樣的筆頭呀！今天已是十八號了，他大約是要來的，我怎樣回答他呢……』

她還在想的時候，一個老媽子進她房裏去，說：『王先生在客廳裏候着見您。』她聽見了這句話，心鹿便忐忑起來了，不知怎樣好，她不自覺地站起來了，恍恍惚惚地走到客廳門口，一眼望見王慕沙，臉便發紅了，頭也低下去了，兩個人呆呆地對立了一會，清芬才說：『請坐。』兩人又對坐了一會，清芬便說：『信已接着了，那……緩……談吧。』

王慕沙聽見了這句話，心便冰冷了，眼前的東西都像罩上了黑霧，一點光亮也沒有了。他的嘴唇顫動，似乎要說話，一會又吞進去了。好容易他勉強談了幾句閒話，便起身告辭走了。

他一路走，一路想道：『我已傾我的心情愛她，她仍然不能深信我，我沒有法子更能表現我的心情了，她諒也難深愛我了，諒不能相伴過這一生了！我沒有她，我心田的蜜似的情緒都枯了，變成一塊沙漠了！……！……！可惡的太陽，發這樣的紅光來擾我，竟直紅得像鮮血噴！樹兒地都像塗着血似的，可怕已極！前面那一條左右無人的小河，河裏的波也哈哈地嘲笑我，聽，他們不是在說：「我們的魔力最大，我們就是死神的化身，你到我懷裏來，你的一生的煩惱都消了，如同享無夢的睡覺的甜蜜一樣！」他們說的話也很有理，我於今是一個孤獨的人了，我是鬱結莫解的人了，我聽從他們的話吧，……！……！』他呆在河岸旁邊想，好像中了魔似的。

清芬自王慕沙走後，便自悔起來了，她想道：『他這們濃愛我，他說的何嘗不是真心實意的話？可憐他等我的回信，等了兩天，他的心未見不碎了，他抱着一腔希望來見我，心一定熱得像火一般，我怎麼那樣簡單地，無情地，冰冷地答他，儼若別人這樣對待我，我難堪到什麼地位？我看他

失望好像到了極點，連話也說不出了，呀，他該莫自殺吧！我應去找他談談，解除他的煩惱，給他一點希望才是……」她便起身換了一件衣裳，急忙出門到福興公寓去找王慕沙。

她走到半路，望見王慕沙的背面，她看見王慕沙在點頭磕腦，左右徘徊，她便起了疑心，急忙向前走，剛走到王慕沙的背後，王慕沙突然向水裏跳，清芬便雙手把他抓着了，王慕沙回頭一看，看見是清芬，清芬急得哭起來了，說：「這……是……何苦來呢！王慕沙見着清芬後，腦子忽然又清醒些，他的若死灰的心情又起了一線的新希望，他的自殺的決心又溶在一剎那重湧現的愛情裏，他們兩人呆了一會，便一路走向福興公寓去，走了幾步，清芬忽然站着，在衣裳的口袋裏拿出一小本日記冊出來，扯了一張紙，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幾行字，捏成一團，交給王慕沙，說：『你看這封信，再死吧！』她微笑了一笑，回頭便走了，王慕沙打開紙團一看，便笑起來……上面寫的是：

慕沙——

我起首不過慎重的意思，所以未即時答應你，我不願多自解，你一定能諒我，我今天才信世上真有有情的人，好，我答應給你，做終身的伴侶，我的母親是諸事隨我的，別無問題了。

在清芬復

王慕沙看完了，一腔的情緒又充滿了。太陽，大地，樹那時他都覺得他們都露着笑容，血迹也不見了；枝上的鳥兒也像在爲他唱祝福之歌。他眼裏，心裏只有美麗的景致，優美可樂的將來。他抬頭一看，光哪，樹葉哪，蜂蝶哪都在踴躍地跳舞。他覺得天地萬物都在助他的歡悅。

小說彙刊
一對相愛的



八十八

這麼小一個洋車夫

大悲

在三十分鐘以前戲就演完了。我因為在後台要了結一點兒事，所以離開新明大戲院。特晚，包廂裏有一兩個茶房在那裏掃地。半點鐘前人聲鼎沸的劇場裏這時候只見一排排的空椅子。剛纔與致勃勃鼓掌叫好的看客何曾想得到這時候，就在這同一的地方，有這樣的寂靜？

我到戲院門前馬路上一看，洋車一輛都沒有了。怕羞的電燈乘看沒人的時候大放其光明，與一陣陣捲土而來的大風爭勝似的。

走過了新世界，好容易見到一輛招座兒的洋車。我那時疲倦已極，只想找車來代步。但是那拉車的是一個不滿三尺的孩子，瘦而且纖的小骨肉在那襤褸的衣裳裏瑟瑟地抖。那愁雲籠罩的小臉兒強作着笑容來歡迎我。

我不忍跳上車去要他拉了我走，然而又不忍不坐他底車，眼看着他挨凍挨餓的與那無情的風去奮鬥，並且老實說，我那時確已筋疲力盡，只他咬牙忍痛坐他底車。

他拚了命拉着車跑，生怕我嫌他走得慢了，要跳下車來似的。我也不知究竟是他拉了車走，還是那車底重量與我底身量推着他向前走。但是兩個膠皮車輪確實在沙土上轉輾地滾，比他兩條小腿幾乎快過了頭。他那氣喘聲與連續的咳嗽聲使我毛骨悚然。我當時只覺得我自己好像是個暴虐的皇帝——不對——簡直是殺人不怕血腥氣的凶徒惡棍。不懂人世間爲甚麼要有一個我？

我底良心再也不許我坐在車上了——一秒鐘都不許了。我立刻喚住了他，跳下車來。我給了他一張銅元二十枚的票子。他好像有點兒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似的，向我強作笑容，不敢伸手來接。那雙受了失眠底反動的小眼珠兒裏面好像湧着一點兒眼淚。他底眼光直向着我底眼光，四顆眼珠裏似乎有一點兒同一來源的東西。這時候恰恰和激觸相會合。唉！我不忍對他看了！他居然接了我底錢，並且誠懇懇謝了我一聲。

我與另一輛車講妥了價。正待登車，忽見由前面來的一輛車裏坐着一個東搖西晃的黃色醉人，嘴裏不住的作種種咒罵聲。後面跟着一個穿黃衣黃袴的人，一手裏拿着一條很寬很厚的

小說叢刊 羅摩小一個拜車夫



九十二

馬路上底一幕戲

大悲

亮晶晶，黑越越的一輛「公府特准」牌汽車從東邊一條寬馬路上直往北轉來，噫噓噓刮辣辣地直響，接着就是喀又一聲，一輛人力車仰天翻轉了，車上一個七十多歲的苦老婆子兩腿朝天，的躺在車上，一籃生雞蛋打得黃白滿地。

一個警察心機真靈，手脚真快，走上前去，這人帶車一同扶起，並且露着不平的氣色指向洋車夫道：

「趕快追那汽車，別讓他跑！」

洋車夫急忙拉着那半死的老婦沒命的追過牌樓，恰巧那汽車也停了，洋車夫直嚷：「副爺，救命吓！」

牌樓這邊的警察來了，他向汽車沿上站着的兩位穿黃呢制服的望了一望，立了一個正，恭而且敬的問道：

「您的車沒有受傷嗎？」

站在車沿這邊一個說道：

「你睜開眼自己去瞧瞧！」把手指前面那塊護輪遮泥的圓板教警察看。

警察奉命惟謹地看了，回頭睜圓了眼向那拭淚的洋車夫道：

「你瞎了眼嗎？撞壞了車，你賠得起嗎？」

那骨瘦如柴的洋車夫哭着說：

「誰碰了誰的車呀？我敢向着他撞過去嗎？我的車板全壞了，求您可憐……！」

警察怒罵道：「你自己碰壞了人家的車，還敢……」展開了手要打。

那車沿上的一個黃衣人向車夫發令：「走！」

汽車唵嚕嚕地如飛而去了，車夫跪在塵埃中大哭，老婦半躺半坐在車上，哼氣兒叫痛路

旁擁擠了許多看熱鬧的人，眼睜睜地張開了嘴那向警察看。

警察心裏正想着「汽車裏那位闖人不知有沒有記住我肩上的號碼？明天會不會……？」

車夫大聲哀求道：「副爺，我這車今天交不了啦！求您可憐我……」

警察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發問道：「你們是在那兒撞的？」

「車夫用手往南一指道：『在牌樓那邊。』」

警察說：「渾蛋！牌樓那邊是歸一區管的！我這兒是二區！你們在一區撞的禍，到二區來胡攪！」

你不是成心給我搗亂還不拉着走走！」

牌樓那邊那個警察托着腮直樂。

小說叢刊
馬路上底一番戲



哭中的笑聲

大悲

她皺着眉頭，咬定牙根，一步一頓地往前走。她手裏托着一個粗磁碗，盛着剛買來的半碗醬菜，因為覺着那碗的分兩很重，她用兩隻手輪流着托那小小的一個破碗。她往常聽得許多愛講『文明話』的人說甚麼『人非呼吸不能生存』的話，總不肯相信。昨天她已然發現了自己底呼吸氣了。今天——不對——就在這走路的時候，她格外相信呼吸底必要了。但是她底力不夠，不能使她盡量的呼吸；病底苦痛使她忘記了呼吸；風中的塵土又使她不得不斷斷續續地停止呼吸。

好容易東一歪西一擺地走到胡同口，忽聽得拐角那邊噹噹一陣的響，眼前立刻就見一輛漆得比鏡子還亮的汽車飛也似的滾了過去。眼簾中還留着一對穿黃衣的人影兒。她自問道：『前天拿盒子炮來嚇我的那個黃衣客莫非就是他嗎？』

耳鼓中還在那裏噹噹地響，這就把她底一顆心領回十多年前去了。她猛然憶起失了她母親那天的大水聲。只見浩浩蕩蕩的水把她家屋淹沒了。大水中間，有許多房屋底頂上，跪着

許多呼天呼地的人又來了一陣痛。她纔如夢初醒——纔知道自己並不在那個怕的大水中。但是她細味目前的痛苦比遭水災時還要厲害十倍。她又走了幾步，想到這一次鬧了旱災，不知又要造就多少同她一樣的苦命鬼來與她競爭生存。她料想那一班嘻皮笑臉的，愛發脾氣的，醉薰薰的，沒有人性的老爺們一定很歡迎這樣的天災與人災，因為這樣纔可以加添許多使他們暢心樂意的材料。但是她身上的痛苦禁止她，不許再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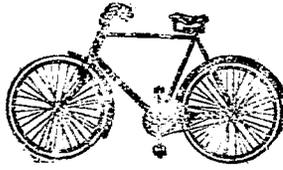
她進了她底那個所謂『家』了。她走進小小的一間香中夾臭的屋裏，把碗放在桌上，倒在牀上，不能動了。一陣陣地痛益發加勁的來得快了，只聽得外面破壳似的嘲罵聲，說道：『米要多少錢一斤？也不想，還有錢上街去買閑食吃！打算關門收場罷！這個年頭也不用再做買賣了！』

好在這一類的冷嘲熱罵她是聽慣了的，聽了猶如沒有聽見一樣。她只覺着自己的病痛。她想到困了她而患同樣病痛的男男女女不知已有多少小。他們是不是在那裏咒她？她自己問自己，『爲甚麼要活在世上不斷的害人？』想想自己害人的罪，已是死有餘辜。她想不出使她害人的到底是誰？到底是甚麼？

她想到今天早上醫院裏渾身穿戴得雪樣的白，那位天仙一般的女醫生，對她的那種鄙夷態度，實在難受。眼淚不住的奪眶而出。她想想『女醫生如果同我一樣遭了那樣的大水，現在該怎麼樣？我如果沒有遭那大水，是不是可以同女醫生一樣的賤視落難墜落的人？』

一陣狂痛又來了。接着隔壁房裏那個十四歲的還沒有報効警察捐錢，而且不甘她這種慘生活的小女孩兒，捶打大哭了。幸而外面一間屋裏來了開懷大笑的聲音，跟着甚麼『全福壽，五魁吓』的，把那哭聲遮掩住了。

小說彙刊 · 哭中的笑聲



命命鳥

許地山

敏明坐在席上，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如流水地念着。她底席在東邊的窗下，早晨日光射在她臉上，照得她底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會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頭去瞧壁上底時計，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席，八九張小的兒子橫在兩邊底窗下。壁上掛底都是釋迦應化底事跡，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一進門就知那佛教底經堂。

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所以屋裏還沒有人。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瞧壁上底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她用手擋住眉頭，望着窗外低聲地說：「這時候還不來上學，莫不是還沒有起床？」

敏明所等底是一位男同學加陵。他們是七八年底老同學，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底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來底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

『鏗鏘……鏗鏘……』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一個十五六歲底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底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綖，腳下踏着一雙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這男子走進院裏，腳下底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那聲音傳到屋裏，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來了！』

敏明早已瞧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對他說：『哼哼，加陵！請你底早安，你來得算早，現在才六點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諷我，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底。』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邊，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點才讓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你約我早來，到底有什麼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辭行。』加陵一聽這話，眼睛立刻瞪起來，顯出很驚訝的模樣，說：『什麼！你要往那裏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够了，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我現在就要退學，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他：『我為什麼不願意我家以演』

劇爲職業，是你所知道底。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優，但這幾年間他底身體漸漸軟弱起來，手足有點不活動，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也樂得順從他底命令。」加陵說：「那麼，我對於你底意思就沒有挽回底餘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爲這事納悶，我們底離別必不能長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有時到鄉村去，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聽得出神，不覺訪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跟前說：

「請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對敏明說：「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所以這樣說。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對呀！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攔住。她說：「別和他們胡鬧。我們還是說我們底罷。」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盼望你在念書底時候要忘了我，在休息底時候要記念我。」加陵說：「我決不會把你忘了。你若是過十天不回來，或者我會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過幾天準能回來。」

說底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教師蹲在席上，回頭向加陵說：『加陵，曇摩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點半了，你快去罷。』加陵聽了這話，立刻走到門邊，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教師對他說：『九點鐘就得回來。』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

加陵回來，敏明已經不在她底席上。加陵心裏很是難過，臉上卻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底書。晌午底時候，那位教師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謝過教師，一面檢點他底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裏，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一見加陵進來，忙把紅沫唾出，問道：『下午放假麼？』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為早晨我跟曇摩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我半天假。』他父親說：『哦……曇摩在道上會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我：我底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尚去。他又說：這意思已經向父親提過了。父親啊，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婆多瓦說：『不錯，他曾向我提過。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

不知道你怎樣打算？」加陵說：「我現時有點不願意，再過十五六年，或者能够從他，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他父親詫異說：「西洋的學問！我底兒，你想差了。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是毒藥。你若是有那_種學問，你就要藐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這裏底西洋人，多半是幹些殺人底勾當；做些損人利己底買賣；和開些誹謗佛法底學校。什麼聖保羅因斯提去啦，聖約翰海斯苦爾啦，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底。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加陵說：「誹謗與否，在乎自己，並不在乎外人底煽惑。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我準保能持守得住，不會受他們底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愛你底，你要做底事情，若是沒有什麼妨害，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晚上我和你說底話。我一想起當日你叔叔和你底白象主提婆底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底是他們在檳榔嶼將白象主擄去；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他們竟然叫些行兇底人在那裏住，豈不是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底學校，還是清清淨淨去當沙門。一則可以爲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爲你底父母積福；三則爲你將來往生極樂底預備。出家能得這幾種好

處，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辦。不如一面入學，一面跟着曇摩蟬學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就說：「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歡你跟曇摩蟬學習經典，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加陵說：「那麼，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蟬和法輪學校的教師。」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氣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你就叫他們開飯罷。」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來加陵住底地方離綠綺湖不遠。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園。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湖邊滿是熱帶植物，那些樹木的顏色，形態，都是很美麗，很奇異。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邊，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着她一樣。此外好的景緻，隨處都是。不論什麼人，一到那裏，心中底憂鬱立刻消滅。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底。

過了三個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底朋友敏明，但敏

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老是沒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折開看時，却是敏明底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他等不得見父親底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裏奔來。

敏明底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底。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底，你來得正好，待我進去告訴她。』她說完這話，就迅速進裏邊去，大聲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來找你呢，快下來罷。』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廳門，敏明已迎出來。

敏明含笑對加陵說：『誰教你來底呢？這三個月不見你底信，大概因為功課忙底原故罷。』加陵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每天下午這要到墨摩那裏……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抓起筆來，就沒了主意，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敏明說：『你猜得不錯，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膀上，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檳榔，淡巴菘，和些少細點；一面攜着加陵上樓。

敏明底臥室是在樓西，加陵進去，瞧見裏面底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樓板上舖底是土耳其絨氈，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她底匠具就放在窗邊，外頭懸着幾盆風蘭，瑞大光底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靠北是臥榻，離地約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斐雅洛靚劇底畫片，還有好些繡墊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剛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噴底東西捧上來，「你嚼檳榔噯。」敏明說完這話，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然後靠着她底鏡台坐下。

加陵嚼過檳榔，就對敏明說：「你這次回來，技藝必定很長進，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戲來底，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麼妨礙呢？你還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罷，完了咱們再來談心。」敏明說：「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涅槃節期到比古演奏，現在先演你瞧瞧，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奏樂和我這舞踏底譜可以借用「達撒羅撒」歌調借用「恩斯民」這兩枝譜，你都會嗎？」加陵忙答應說：「都會，都會。」

加陵擅於奏「巴打拉」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搬來。等到敏明舞過一次，他就跟着奏起來。

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舞得非常嫺熟。加陵所奏底「巴打拉」也還跟得上。舞過一會，加陵就奏起「恩斯民」底曲調；只聽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

咱們是同一個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別人把咱們底身體分做兩個，

是他們把自己底指頭壓在眼上，

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這樣底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我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會。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底技藝精到這個地步。你所唱底也是很好。且把這歌曲底故事說給我聽。』敏明說：『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不過是平常的戀歌，你能把裏頭意思聽出來就夠了。』加陵說：『那麼，你這枝曲是爲我唱底。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們二人底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這次見面底時候，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底機會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可是他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佛法底女子，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底獨身主義，所以不敢動求婚底念頭。現在瞧出她底心志不在那裏，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同意，把他娶過來。照緬甸風俗，子女底婚嫁本沒

有要求父母同意底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親底意見，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

他們談了半晌，敏明底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抬頭瞧見加陵，就在窗邊，就說：「加陵君，別後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轉過身來對敏明說：「你父親回來了。」敏明待要下去，她父親已經登樓，他們三人坐過一會，談了幾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辭，敏明說：「你來底時間不短，也該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恰好瑪彌上樓收拾東西，宋志就對他說：「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瑪彌說：「這是他們剩下底，已經殘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

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麼事情似地，宋志一見瑪彌進來，就起身對她說：「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喫虧，你有什麼好方法教他們二人底愛情冷淡沒有？」瑪彌說：「我又不是畫師，那有好方法離開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因為他們一個是屬蛇，一個是屬鼠的，就算我們肯將姑

娘嫁給他，他底父親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底雖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剋底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種人叫做蠱師，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有時叫沒有愛情底男女，忽然發生愛情；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讎敵。操這種職業底人，以暹羅底僧侶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這種事業底也不少。宋志因爲瑪彌底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晌午底時候，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他讓沙龍進自己底臥房，瑪彌一見沙龍進來，木雞似地站在一邊。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師，引起宋志今天底實行，實在對不起她底姑娘。她想到這裏，就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裏念書，聽見這消息，急和瑪彌下來，躡步到屏後，傾耳聽他們底談話。只聽沙龍說：「這事很容易辦。你可以將她常用底貼身東西拿一兩件來，我在那上頭畫些符，念些咒，然後給回她用，過幾天就見功效。」宋志說：「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底領巾，是她昨天回來底時候忘記帶上去的。這東西可用嗎？」沙龍說：「可以的，但是能够得着……」

敏明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阿爸，你何必擺弄我呢？我不是你底女兒嗎？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思？請你放心。』宋志驀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沙龍也停了半晌才說：『姑娘，我們不是談你底事，請你放心。』敏明斥他說：『狡猾的人，你底計畫我已知道了，你快去辦你底事罷。』宋志說：『我底兒，你今天瘋了嗎？你且坐下，我慢慢給你說。』

敏明那裏肯依父親底話？她直接和沙龍吵鬧，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很沒趣。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去；宋志滿面怒容蹲在牀上吸烟；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她想父親終久會用蠱術離間他們，不由得心裏難過。她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繡枕早已被她底眼淚濕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鏡台梳洗，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因為繡枕退色，印在她底臉上——不覺笑起來。她把臉上那些印迹，洗掉底時候，瑪彌已捧一束鮮花，一杯咖啡上來。敏明把花放在一邊，一手倚着窗櫺，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圍繞瑞大光底彩雲，不理會那塔底金光向她眼臉射來，她底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裏底感想，和目前底光融洽，精神上現出催眠的狀態。她自己覺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聽見底下底護塔鈴叮叮璫璫地響。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侯所獻底寶石，個個都發出很美麗的光明。她心裏喜歡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寶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檢時，那寶石已經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兒，要求那寶石掉下底原故，不覺有一種更美麗的寶光從那裏射出來。她心裏覺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頭來要瞧瞧那空兒裏頭底光景。不隄防那壁被她一推，漸漸向後，原來是一扇寶石底門。

那門被敏明推開之後，裏面底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邊，望裏一瞧，覺得裏頭底山水，樹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會見過底。她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向前走了幾十步。耳邊恍惚聽見有人對她說：『好啊！你回來啦。』敏明回頭一看，覺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時不能記出他底名字。她聽見「回來」這兩字，心裏很是納悶，就向那人說：『我不住在這裏，爲何說我回來？你是誰？我好像在那裏與你會過面一樣。這是什麼地方？』那人笑說：『哈哈！去了這些日子，連自己底家鄉和平日間往

來底朋友也忘了。肉體底障礙真是大嘞。」敏明聽了這話，簡直是莫名其妙。又問他說：「我是誰？有那麼好福氣住在這裏，我真是在這裏住過嗎？」那人回答說：「你是誰？你自己知道。若是說你不曾住過這裏，我就領你到處逛一逛，瞧你認得不認得。」

敏明聽見那人要領她到處去逛，就忙答應。但所見底東西，敏明一點也記不清楚，總覺得樣樣都是新鮮的。那人瞧見敏明這麼迷糊，就對她說：「你既然記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

敏明和那人走過一座碧玉牌樓，兩邊底樹羅列成行，開着很好看底花。紅的，白的，紫的，黃的，各色都備。樹上有些鳥聲，唱得很好聽。走路時，有些微風慢慢吹來，吹得各色底花瓣紛紛掉下，有些落在人底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還在空中飛來飛去。敏明底頭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貼滿，遍體薰得很香。那人說：「這些花木都是你底老朋友，你常和他們往來，他們底花是長年開放底。」敏明說：「這真是好地方，只是我總記不起來。」

走不多遠，忽然聽見很好的樂音。敏明說：「誰在那邊奏樂？」那人回答說：「那裏有人奏樂，這裏底聲音都是發於自然底，你所聽底是前面流水底聲音，我們再走幾步就可以聽見。」進前幾

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浮着奇異的花草；還有好些水鳥在那裏游泳。敏明只認得些荷花、鸚鵡，其餘多不認得。那人很不憚煩，把各樣東西都告訴她。

他們二人走過一道橋，迎面立着一片琉璃牆。敏明問：『這牆真好看，是誰在裏面住？』那人說：『這裏頭是喬答摩宣講法要底道場。現時正在演說，好些人物都在那裏聆聽法音。轉過這個牆角就是正門。到底時候，我領你進去聽一聽。』敏明貪戀外面的風景，不願意進去。她說：『咱們逛一逛才進去罷。』那人說：『你只會聽粗陋的聲音；看簡畧的顏色；和聞污劣的香味。那更好，更微妙的，你就不會理了……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牆底盡頭，還是穿入樹林。他們踏着落花一直進前；樹上底鳥聲，叫得更好聽。敏明抬頭，忽然瞧見南邊的樹枝上有一對很美麗的鳥，呆呆地歇在那裏，絲毫的聲音也不從他們底嘴裏發出。敏明指着問那人說：『一切鳥兒都出聲吟唱，爲什麼那對鳥兒不出聲音呢？那是什麼鳥？』那人說：『都是命命鳥，爲什麼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聽見「命命鳥」三字，心裏似乎有點覺悟。她注神瞧着那鳥，猛然對那人說：『那可不是

我和我底好朋友加陵麼爲何我們都站在那裏？」那人說：「是不是，你自己覺得。」敏明搶前幾步，看來還是一對獸鳥。她說：「還是一對鳥兒在那裏，也許是我底眼花了。」

他們繞了幾個灣，當前現出一節小溪，把雨邊的樹林隔開。對岸底花草，似乎比這邊更新奇。樹上底花瓣也是常常掉下來。樹下有許多男女，有些躺着底；有些站着底；有些坐着底。各人在那裏說說笑笑，都現出很親密的樣子。敏明說：「那邊底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點。我們一同過去逛逛罷。」那人說：「對岸可不能去。那落底叫做情塵，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說：「我不怕，你領我過去逛逛罷。」那人見敏明一定要過去，就對她說：「你必要過那邊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橋過去。」他說完這話就不見了。敏明回頭瞧見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邊，打算找一道橋過去。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只得站在這邊瞧過去。

她瞧見那些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幾乎被葬在底下。有一個男子坐在對岸底水邊，身上也是滿了落花。一個紫衣底女子走到他跟前說：「我很愛你，你是我底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回答說：「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

的女人。」紫衣女人聽了，向他微笑，就離開他。走不多遠，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樹下，她又向那男子說：「我很愛你，你是我底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也回答說：「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

敏明瞧見這個光景，心裏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那紫衣女子爲什麼當面撒謊；和那兩位男子底回答爲什麼不約而同？她回頭瞧那坐在水邊底男子還在那裏，又有一個穿紅衣底女子走到他面前，還是對他說紫衣女子所說底話。那男子底回答和從前一樣，一個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還是挨着次序向各個男子說評。她走遠了，話語底內容雖然聽不見，但她底形容老沒有改變，各個男子對她也是顯出同樣的表情。

敏明瞧見各個女子對於各個男子所說底話都是一樣；各個男子底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裏正在疑惑，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把對岸底花瓣颳得乾乾淨淨，那班男女立刻變成很凶惡的容貌，互相嚼食起來。敏明瞧着這個光景，嚇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聲喝道：「噯呀！你們底感情真是反覆無常！」

敏明手裏那杯咖啡被這一喝，全都瀉在她底裙上。樓下底瑪彌聽見樓上底喝聲，也趕上來。瑪彌瞧見敏明週身冷汗，仆在鏡台上頭，忙上前把她扶起，問道：「姑娘你怎樣啦？燙着了沒有？」敏明醒來，不便對瑪彌細說，胡亂答應幾句就打發她下去。

敏明細想剛才的異象，抬頭再瞧窗外底瑪大光，覺得那塔還是被彩雲繞住，越顯得十分美麗。她立起來，換過一條綠色裙子，就坐在臥榻上頭。她想起在樹林裏忽然聽見命命鳥變做她和加陵那回事情，心中好像覺悟他們兩個是這邊的命命鳥，和對岸自稱為命命鳥底不同。她自己笑着說：『好在你不在那邊，幸虧我不能過去。』

她自經過這一場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變化。對於婚姻另有一番見解；對於加陵底態度更是不像從前。加陵一點也覺不出來，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從敏明回來，加陵沒有一天不來找她。近日覺得敏明底精神異常，以為自己沒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興。加陵覺得他自己有好些難解決的問題，不能不對敏明說。第一是他父親願意他去當和尚。第二，縱使準他娶妻，敏明底生肖和他不對，頑固的父親未必承認。現在聽見敏明這樣。

不由得把哀情吐露出來。

加陵一天早晨來到敏明家裏，瞧見她底態度越發冷靜，就安慰她說：「好朋友，你不必憂心，日子還長呢。我在咱們底事情上頭已經有了打算。父親若是不肯，咱們最終的辦法就是「照例逃走」。你這兩天是不是爲這事生氣呢？」物明說：「這倒不值得生氣。不過這幾晚睡得遲，精神有一點疲倦罷了。」

加陵以爲敏明底話是真，就把前日向父親要求底情形說給她聽。他說：「好朋友，你瞧我底父親多麼固執。他一意要我去當和尚，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底事，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你說好笑不好笑？」敏明說：「什麼法？」加陵說：「那天晚上，父親把曇摩婢請來，我以爲有別的事要和他商量，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你猜他對我講什麼經呢？好些話我都忘記了。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記底。我且念給你聽：

佛問摩鄢曰：「女愛阿難何似？」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

氣不淨。」

「摩訶說得天花亂墜，我只是偷笑。因為身體上底汗穢，人人都有，那能因着這些小事，就把愛情割斷呢？況且這經本來不合對我說；若是對你念，還可以解釋得去。」

敏明聽了加陵末了那句話，忙問道：「我是摩訶嗎？怎樣說對我念就可以解釋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說：「請你原諒，我說錯了。我底意思不是說你是摩訶，是說這本經合於對女人說。」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觸犯了她。但敏明聽了那幾句經，心裏更是明白，他們兩人各有各底心事；總沒有盡情吐露出來。加陵坐不多會，就告辭回家去了。

涅槃節近啦。敏明底父親直催她上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動身，在那晚上到她家裏，爲底是要給他送行。但一進門，連人影也沒有。轉過角門，只見瑪彌在她屋裏縫衣服。那時候約在八點鐘底光景。

加陵問瑪彌說：「姑娘呢？」瑪彌抬頭見是加陵，就陪笑說：「姑娘說要去找你，你反來找她。她不會到你家去嗎？她出門已有一點鐘底工夫了。」加陵說：「真的麼？」瑪彌回了一聲：「我這

騙你不成，一低頭還是做她底活計，加陵說：『那麼，我就回去等她……你請！』

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別處可去，她一定不會趁瑞大光底熱鬧，他回到家裏，見敏明沒來，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上乘涼，因為那夜底月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緣，每到月圓底時候，她必招幾個朋友到那裏談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綠綺去，到底時候，覺得湖裏靜寂得很，這幾天是涅槃節期，各廟裏都很熱鬧，綠綺底冷月沒人來賞玩，是意中底事，加陵從愛華德第七底造像後面上上了山坡，瞧見沒人在那裏，心裏就有幾分詫異，因為敏明每次必在那裏坐，這回不見她，說是沒有來。

他走得很累，就在凳上坐一會，他在月影朦朧之中瞧見地下有一件東西，檢起來看時，卻是一條蟬翼紗底領巾，那巾底兩端都繡一個吉祥海雲底徽識，所以那認得是敏明底。

加陵知道敏明還在湖裏，把領巾藏在袋裏，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彎虹橋，轉到水邊底涼亭，瞧沒有人，又折回來，他在山邱上注神一望，瞧見西南邊隱隱有個人影，忙上前去，見有幾分像敏明，加陵躡步到野薔薇垣後面，意思是要嚇她，他瞧見敏明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地，所以靜靜伏

在那裏着她要做什麼。

敏明找了半天，隨在樂亭傍邊摘了一枝優鉢曇花，走到湖邊，向着瑞大光合掌禮拜。加陵見了，暗想她爲什麼不到瑞大光膜拜去？於是再躡足走近湖邊底薔薇垣，那裏離敏明禮拜底地方很近。

加陵恐怕再觸犯她，所以不敢做聲，只聽她底祈禱：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萬劫以來，迷失本來智性；因此墮入輪迴，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戀天人，致受無量苦楚。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願勇猛無畏阿彌陀，俯聽懇求，接引我南無阿彌陀佛。』

加陵聽了她這番祈禱，心裏很受感動。他沒有一點悲痛，竟然從薔薇垣裏跳出來，對着敏明說：『好朋友，我聽你剛才的祈禱，知道你厭棄這世間，要離開他。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麼時候來底？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厭世嗎？』加陵說：『我不厭世，因爲你底原故，我願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開，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敏明說：『不厭世，就不必跟

我去。你要記得你父親願你做一個轉法輪底能手。你現在不必跟我去，以後還有相見底日子。」
加陵說：「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這話有些不對。譬如我要到蠻得勒去，不是嫌惡仰光，不過我未到過那城，所以願意去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厭惡仰光，他巴不得立刻離開才好。現在，你是第二類底人；我是第一類底人。爲什麼不讓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會來；更不料他一下就決心要跟從她。現在聽他這一番話語，知道他與自己底覺悟雖然不同，但她當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底命命鳥，所以不甚阻止他。到這時，她才把前幾天底事告訴加陵。加陵聽了，心裏非常喜歡說：「有那麼好的地方爲何不早告訴我？我一定離不開你了，咱們一塊兒去罷。」

那時月光更是明亮。樹林裏螢火無千無萬地閃來閃去，好像那世界底人物來赴他們底喜筵一樣。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底肩上，一手牽着她，二人並肩而行。快到水邊底時候，加陵回過臉來向敏明底唇邊親了一下。他說：「好朋友，你不親我一下麼？」敏明好像不會聽見，還是直地走。

他們走入水裏，好像新婚底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無一點畏縮。在月光水影之中，還

聽見加陵說：『咱們是生命底旅客，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實在叫我喜樂得很。』

現在他們去了！月光還是照着他們所走底路；瑞大光遠遠送一點鼓樂底聲音來；動物園底野獸也都爲他們唱很雄壯的歡送歌；惟有那不懂人情底水，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底祕密，要找機會把他們底軀殼送回來。



愛之謎

白序之

去年夏天，我同一位舊同學繼武君，在潞河一個學校裏避暑，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早年畢業的所在，所以我們對於他總有一番戀愛。每年暑假，或其他放假的日子，必得和他流連幾日，纔覺得滿足我們的慾望。大概我們的心，也是一般戀慕母校的人們，可以表同情的。

繼武一位體魄堅強，而富於推理的人。對於世事，看得明透了解，輕易不為感情所動，所以他的性情，比較地恬淡一些。我一見他常有一種不可名的畏懼，而他的眉目總含有一種深邃的憂鬱，和不可測的痛恨。

一天的傍晚，太陽臨去的餘光，瀉在青棵碧草的上頭。樹林高閣都浸在醉動動的太陽餘瀋裏。涼爽的雨風，習習地自湖面吹來，一天的暑氣全被他吹散了。此時繼武和我在院中閒步，看看院中的花，望望遠處的湖山，真饒十分趣味呀！

我們正被自然吸引着，忽聽見嬉笑的聲音，從背後傳過來。我回頭看時，就認得舊同學謝芝

璩君領着他的小孩子，同着他的夫人，從樓頭傳過來了。看見我們就脫帽施禮，我也恭恭敬敬脫了帽，問了一句寒暄。繼武却略略地點一點頭，謝君夫人也靜微微地答了一笑，就走過去了。迨他們去遠，我的注意力早移向別處去了，偶一回頭，繼武君兀自呆呆地望着他們的影兒，動也不動，兩眼只顯出神。當時就動了我的好奇心，用客觀的態度，去觀察他們，移時他們轉過屋角去了，人影不見了。就聽繼武低聲說『唉，孽障！』

這一句話，好似一柄鑰匙，突然開開我的密藏寶庫，暴露出舊日的疑團來。

我於是說：『喂，繼武你又想甚麼呢？』他被我突然一問，吃了一驚，雖然極力掩飾，也會瞧出他的頹喪的神情。他說：『沒想甚麼。』口裏這樣說，眼淚珠兒却繞着眼圈兒滾了一周，移時，又笑了。

我記得四年前，當我在本校讀書的時候，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一個齋夫笑迷迷地走進來，遞給我一個紅帖兒，我一瞧就曉得謝芝璩君成婚的請帖。第二天正是禮拜六，約在十二點鐘，有十幾個同學聚攏來，我們的班長越璩穿得齊齊整整地，對衆人說道：『今天我們給老謝道喜，非讓他將新娘給我們引見不可。』大衆同聲說：『對，一定。』越璩忽向人叢裏用眼睛照了一個遭。

兒說：「怎麼繼武今天爲甚麼沒來？」大家互相察看，果然我們友伴裏，少了繼武一人，有的向着臥房喊道：「繼武！繼武！快出來呀！繼武，我們等你呀！」抗着喉嚨喊了一會兒，不見走來。一個就向他房中跑去，也不見他的蹤影兒。忽一個用手指道：「他來啦！他來啦！」大家舉目看時，只見一位身穿粗布藍色大衫，戴着一頂青色氈帽，直蓋到額前，連眼睛都遮上了，彷彿到甚麼紀念日，以誌哀悼似的。大家見他來了，也不容分說，或推或挽，就擁出校門來了。

謝芝璞的家，離學校不遠。在路上走的時候，有的說，有的笑，都現出一幅愉快的氣象，表示人間配偶的喜慶。月下老人的功德真無量哉！

我走着就理會繼武只低着头趨地向前走。

我當時想着：婚姻本是可喜的事，因爲天上多了一對同命鳥，在地上又成了一個眷屬……然而東家的一個男，西家一個女，無緣無故撮合在一起，過他們茫茫家庭生活……實在月老命定的啊！

「恭喜謝君！我們齊聲說，而繼武隱在衆人背後低頭不語！」

庭前紮着五彩，院中滿了香花。賓客紛紛，都呈着一幅笑臉，似乎都表示說：『婚姻是人間快樂的事呀！』

少時女伴扶着新娘出來了。頭上蒙着一幅細紗，在頂上打了一個花結，引着兩端直垂到地下。手裏拿着一簇鮮花。手指上隱隱約約地露出那婚戒的光芒來。我細看她的面容，一縷幽情裏，却含着無限的愁意！

大眾對着新娘，一個一個見了禮，最後只見越璣從人叢裏拉過繼武來，高聲道：『這位是繼武先生，年十九歲，按年齡比謝先生少兩歲，來見謝嫂嫂。』他的話沒說完，就見新娘感受甚麼精靈似的，顏色白一陣紫一陣，彷彿有一件東西，起於她的心裏，撞到她的臉上；受了意志的裁制，又回到心裏；至終，從那一雙大而且深的眼睛裏，合着液體透出來了。她趕快低下頭，轉身回去了。回頭看時，繼武早走入人叢不見了。

寡情的羣衆，也不留心這事。對於這可異的事實，也少用同情的心去考究。社會實在是一個絕大的謬網，包容一切的謬誤！

從那日起，我的心象裏，增了一份懷疑。這種懷疑是無法解釋的，因為我不能找誰去問，更是明確的，因為感覺所給我的「輿料」，是人所共認爲事實的。

這以前的事過去了，當時的新感，又將我舊日的疑團勾起來了。

我兩隻眼睛覷着繼武，要待問，却說不出口。

我們又在院子裏繞了兩個圈兒，紅日漸漸沉下去了，白日裏奔忙勞苦的萬有，也休息了。一輪皓月，浩浩蕩蕩地自地平線上昇起來，一切都寂靜了，只剩得蟬聲滿樹，和遠村互相唱和的犬吠。

我從屋裏搬出一張桌子，放在院裏，兩把椅子放在兩旁，用燉壺燒了一壺滾湯，泡了茶，放在桌子上。我們兩人各斟上了一盃，放在手邊。我向椅子背上一靠，拿着一柄驅蚊利器，且扇且飲，我故用有意無意的腔調，問道：「繼武，你看，那年我們在校的時候，老謝纔成了婚，一轉眼就會有若大一個孩子啦，光陰好快呀！」

他微微嘆了一口氣，只不做聲。

我又說：「生命如流水，這話是不錯的，接着他的步驟，一程一程地流過，其經中雖過許久坎坷挫折，流到盡頭，也分不出你是黃河，我是長江，早在大海裏歸一了……這樣人生何必愁，又何必自苦呢？」

他將身體略一轉側，顏色一動，說：「這話也不錯的，但生命流在中間，一傷了他的感情，總是悲苦的，人既不能脫離感情，也不能解脫煩惱。」

「不然，」我緊接着說，「有人說，憤怒，悲觀，是人的弱點，但是我說一切的感情，無論恨惡，或愛情所生的，都是人生的劣點，是應當拋却的。」

他當時笑了笑說：「好一個過激主義！你怎會抗得過愛情呢？」

我還繼續說：「愛情就是苦——」愛之深，痛之切，所以我不知有愛情，也不知甚麼是痛苦！」
他被我這句話揉撥得耐不住了。望住我笑一笑，拿起茶來呷了一於口，對我道：「我原是一備最富於感情的人，因為一件事，便知道愛情也會困着時間景地變遷的，所以現在我感情的觸動，有些不靈。雖然偶一接觸，也會受反應的，但移時就化為冷靜了……你願聽我一段歷史嗎？」

我說『是的』

他於是將扇子搖了幾下，說道：『瑞雲是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女子，和我妹妹同學。我小時也常和她一塊玩耍……然而這不過表面相識。後來我在中學的時候——我那年是十八歲——有人對我們的父母給我們提親，因此我們以後見面，就不像從前態度的自然。然而默默中却生了一番關係了。我父親因我還沒有成了，就將這問題束之高閣了。後來過了半年，聽說瑞雲的母親，要將她嫁給別人，我不知怎地，心靈裏驟然受了一番震動。後來聽說她抵死不願，於是我心才場下了。』

『過了一個月，無端風浪又起來了。瑞雲的母親，受了金錢的運動，就將她許給……我們學校的一個學生。事情垂成了，瑞雲有一天晚上，哭着對我妹妹說：『妹妹呀，我無緣到你家裏了！』

『狂風捲着巨浪，且向我這小舟潑來，唉！可憐我這孤帆，掙扎不得，橫傾了，楫斷了，只得隨風浪漂流，沉淪在社會的黑海裏罷！』

『事情完了，我們的愛情也算告一段落……誰知不然呢。』他說着將冷茶傾了，又斟上一

歪熱的，飲了一口，還繼續說他的話。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裏下棋，在內室有幾位婦女做針黹，我並未理會有瑞雲也在裏面。我們只顧說笑地下棋，過一小時，我就走了。後來我聽郭元的母親說：「真怪，繼武一來，瑞雲過一會兒就哭了。」

「從那天起，我的精神就受了一種暗示，從我的靈府裏發出一種細微地聲音，『瑞雲哭了，你呢？』

他說到這裏，他鼻腔也有些哽咽的子樣，彷彿還含着餘痛似的。

此時的月已爬到碧空，在廣大靜寂院裏，只照着我們兩個人兒。

良久，他也說不出一句話，我於是徐徐微吟道：「數載疑團今夕破，解鈴還須繫鈴人！」

他驚問道：「然則你已知其中底蘊嗎？」我也笑說：「因為我不知底蘊，所以懷疑四年了。」於是將我的觀察所得一一告訴了他。

以後他又說：「她嫁謝芝璞之後，偶然看見我，就遠遠趨避。我也具同樣的心理。後來我想寬

因爲一線情絲，就牽動兩人的懷思和悲苦，是愚拙的。況且那情絲又繫住了別個，其中又何必再加上一個我，以至成三角式的戀愛，悲苦是免不了的。我這樣想，意態就冷淡了，那無形痛苦也沉澱了……也真怪，瑞雲自生了小孩之後，也對我改了她的態度，唉，孩子實在愛情的障礙物啊！

此時屋裏的詩辰鐘鏘鏘地打了九下。

我的懷疑完全解釋了。我想愛情好似春風，一經吹來，花也放了，蝶也來了。等到換了一陣秋風，花兒落了，蝶兒也隱了。然而暖窠裏的花也會開的，果也會結的——但見她花開了，果結了，那能再想蝴蝶的多情，春風的甜蜜呢。

小說叢刊
變之謎



二百三十六

幻影

白序之

在我們圖書室的牆上，挂着一幅油畫。去牘不遠橫着一個長案，我每據在上面看書的時候，偶然一抬頭，那一幅油彩風景畫就映入我的眼臉裏；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覺地就移在他的上面。這樣我當讀書倦乏的時候，就會效「臥遊」的故事，兩隻眼睛與那畫中人物，作爲遊春的伴侶了。

沉寂的天顯出靜默景色；一道小溪潺潺流着；一架小橋圍着石欄橫在上面。一對優秀的女子，一長一幼，前後在橋上走着，露着淡漠的神情，望着那不斷的流水。那一副幽閒恬靜的態度，纏着那綠森森的背景，越顯莊嚴。我想……默默地想「啊，用這冷眼觀事，那裏還有世界！」橋後松壇一圍，繞着一間古刹，就那綠樹叢裏，擁着那紅嫩嫩地晚天景色，隱隱約約地飛着幾隻小鳥，展着雙翅，彷彿叫着同伴歸巢去了。

這些景象一縷一縷地活現在我面前；在我的腦海裏，深深地印了一個痕跡。那在前邊年紀稍長的女子，所顯的沉思面孔，更惹動我的注意。後邊的那活潑瀟灑的小女孩，牽着那女子的

手，扳着笑靨，也不知說些甚麼？我坐在一把椅上，緊靠着椅背，凝神默想！

「呀，這座小橋，流水，和人物，在我心識裏很熟識的。」忽然一種觀念撞入我的心潮，渾身打了一個寒噤，似乎要哭出來，急忙寧神沉靜一會兒，使情緒慢慢濾過，纔將我那歷史上一片段生活的反射，輕輕放過去。然而那一種餘痛，懶淡世事的情腸，是不能拒絕使他不來的。

無意識地就將我的頭和臂一齊俯在案上，竭力想排除這種思想，無奈那小橋，流水，綠柳，斜陽，和那兩個女子只管奔湊了來。我不知受了甚麼魔術，將我生活歷史又重新溫習一遍，於是恍恍惚惚，我的生命，又回到他十年前的世界。

我自幼就與阿英同在一个教會立的小學校讀書，常在一處玩耍，每逢遊戲的時候，我總喜歡和她爲一夥的。有一次我們得了勝，就有一位年紀稍長的姑娘，笑着說：「恭喜，你們一對小情人！」那時我也不大明白她的話，然而我們兩人的感情，較別人格外濃厚些。

我常上她家去看她，她也有時來找我，因爲我們都是家庭裏的長子，所以都得父母特別憐

愛的，每日給我們三枚銅子，作點心錢。我每見那些孩子們，在下課休息的時候，懷中掏出些點心，糖餅，或花生，靠着牆壁吃，狠透着不雅。所以我與阿英商議，將每日的錢，留到星期六日晚上，共同買些東西，請一些朋友在她家院子裏的大槐樹下，開一個茶話會。如此，我們過了好幾次，啊，那真是快樂的時期呀！

無情的日月，轉着他們的大輪，却將我們分開了。過了三年，我們都入了高小學校，相隔狠遠，而且學校的規則，非星期不許她回家，有一次在星期六晚上，我跑到阿英的家，問她母親說：『阿英，明天回家麼？』她母親說：『是的，你有甚麼事呢？』我那時無話可答，又怕露破綻，急忙去包裹，掏出一隻折作兩半的石筆來說：『這是她求我買的。』』

一個星期的晚上，我帶着我七歲的弟弟，向城外遊玩，走過一座小橋，下到河邊，兩行垂柳，夾着一道小溪，伸着他們的枝葉，搭成一條翠洞。綠茵茵地草，氈毯一般鋪在上面。新生的蒲劍，迎風搖曳，好似飛舞的裙帶。透明的河水，漣漣的流着，裏頭的碎石破磚，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有時一尾小魚，泅然一躍，作一小響之外，毫無聲息。信步走着，兩眼不住的出神，忽然背後一聲叫道：『明三』

哥，你往那裏去？」我回頭看時，却是阿英領她的妹妹從小橋那邊走過來，我笑道：「我和我弟弟上自流井喝水去。」說時阿英領着妹妹下橋來。我即住了腳，待她走近，我好似要有許多話對她說，誰想此時，却一句說不出，張着嘴不知說甚麼才好。幸虧她很乖覺，看着我神情說：「我們也上自流井去。」

我們坐在井旁的一個大石頭上，兩個小孩子，只顧在草地上亂跑。當時我問她學堂裏的事，她一一地告訴我。漸漸我們不知怎地談道關乎宇宙的問題，她忽然向我道：「人生歲月真是迅速呵！再過幾年，你東我西，又不知誰要遇見甚麼景况哩。」當時我也不留意她的話，而我的心靈裏彷彿要疑惑當時的情景虛幻似的，兩眼不住望着她要得一個真切事實的證據，我又拉着她的衣襟，恐怕他被時間奪去。但是，可哀呀！我們當時的談話終成了歷史上的一段影片！

她在我們本地，又住了二年，就搬往別處去了。以後聽說她中學畢了業，到前三年，聽說她因着家庭的壓迫出嫁了。

一天，我因有事上漢口去，車上擠滿了人，我只好往前面車裏找坐位去，剛一進車的門，就看

見一位年青女郎同一男子在裏面坐着。那女郎的黑眸，大眼，和玫瑰般的雙頰——是我曾熟識的——忽然對着我起了一種精神上的反應。我似乎被宇宙奧祕迷漫了。心的跳動，頓然加了速率。口裏要說，只說不出。愣了許久，手足也失了自然的位置。只見她畧畧地向我點一點頭，淡漠地，向我道一句寒暄。我指望她或者親親熱熱地說些離別話，誰想她兩隻眼睛望了望那個男子，就轉向別處去了。當時似乎有些東西起自我的胸間，刺入我的腦裏，又回到我的面上，欲哭不得，欲笑不能。我眼睛上蒙了一層雲霧，覺得宇宙一切都迷離愴恍！

*

*

*

*

城外的小橋，依然架着，小河的水還是漣漣的流着。綠柳青蒲，依然如舊。而我生活那最美的片段過去了。『然而那有何妨呢？』我有時對我自己說：『人生不都是若干片影集合的麼？』[？]的事也有，失意的事就沒有麼？這些事體都是我生活全部不可少的資料，我怎能截去那些失意的段落，獨留得意的事呢？……雖然這樣想，然而我那火熱的心腸，只換來冷淡的面孔，怎能不……咳，事情過去了，何必追想又何必再看他是真的呢？

以後有半年多的工夫，有時自己爲自己解釋，有時我的感情和理性辨論起來，只好任他們激打，真正的我，却作了一個第三者。

去年夏天，太陽的火鏡，在西山叢裏藏了。東邊綠樹稍頭，推出那輪冰盤似的明月來。瞅着她的冷眼從枝葉空兒裏偷偷地將她光線射了來。我獨自一人信步到河邊，看着遊魚，聽着流水，心中頗羨慕他們自然的神趣。正凝想間，忽然一魄大石——就是我會與……說話的所在，湧現我面前。反射着陽光好像和我表舊情似地，我看着他搖着頭發一聲冷笑。

風吹門動，砰然作了一個大響，我的回想，驀地被這聲音打斷了。慢慢地抬起頭來，揉揉我的雙眼，看那副畫圈，仍然是小橋，流水，人類，樹森……好一個片影！我看着他們不覺微微地笑。

新時代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部叢書編輯的起意，不外以下的三層意思：

(一) 想普及新文化運動。

(二) 爲有志研究高深些

學問的人們供給下

手的途徑。

(三) 想節省讀書界的時

間和經濟。

現在已出三種。以後當陸續出版。

編輯人

李大劍 李季 李達

李漢俊 邵力子 沈玄廬

沈雁冰 周作人 周建人

周佛海 夏巧尊 陳望道

陳獨秀 鄭太朴 戴李陶

第一種 女性中心說

日本塚利彦編述，李達譯，原文係美國社會學者烏德所著，本科學態度雖舉生物界昭著事實證明自然中女性實處於中心地位，數千年來之傳統思想，以男性爲中心者，從此粉碎無餘地了。實爲有功於世道人心的科學上的新發現。定價四角

第二種 社會進化主義

日本高島素之膏，夏巧尊李總預合譯，此書用社會主義者之眼光批判，并介紹有關社會之生物及哲學上各派學說，讀之不僅能明瞭社會主義與各派學說之關係，且於社會主義之真義更得正當之見解。定價每冊四角五分

第三種 馬克斯主義

馬克斯與達爾文兩種主義爲近代最有力之思想，學術政治咸受其影響，此書比較兩氏學說而研究之，與前出「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一書，頗多互相發明之處。原著者爲英國班納阿克氏，譯者施存統。定價每冊二角五分

世界文學叢書

文學研究會編輯

第一種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是劇內容，述一國王見白髮而醒，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覺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辭筆極能明達，足藥青年的鬱悶病。文辭清麗雋逸，讀之令人心曠神怡。青年啊！覺得生活的煩悶嗎？何不一讀太戈爾的傑作呢？ 定價每冊三角

第二種

意門湖

是書爲德國斯托爾姆之短篇名著，唐性天譯。是敘述孩兒的情愛之作，描寫情景，栩栩如生，蓋所表演者都爲著者自己之經驗，所描寫者又是古鄉之風景，能使無故人與著者同感，同感得一深深的印象。且書中一言一動都有寓意，如讀者靜靜地會悟其意思，更覺趣味深長了。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 讀 劇 短 語 英

一 册 定 價 三 角

內容英文短劇十八折，一都是歐美名家原文一文字淺顯，却有文學的，戲劇的趣味。如學校採用作為教本，並可增進學生誦讀和會話的能力。排列由淺入深，高小及中學均可適用。

商 務 印 書 館



元(824)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初版

(小說彙刊(創作集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葉 紹 鈞 等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海棋盤街中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大原 安慶 蕪湖 南昌 南京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八三四七號

